

豐湖王氏誼藝文鈔略

孫山菴先生校本

豐湖王氏

公館

58.803 豐湖王氏誼藝文鈔略不分卷

鈔本

孫錫鳴批校並跋

共一册存一册排架号 00229

豐湖王氏漢苑文鈔略

儒志編序

賢良王景山儒志編一卷先生名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緼閑博有大志皇佑初以所業進召試至京以後期而歸築室城東隅書赫舊作絕意進取日與門弟子論道考德為事多所著述書成終不肯出獨此編為門弟子竊觀默記轉相傳授永嘉之學言宗師者必首王賢良焉惜其書所傳未廣及之在介近得者陽洪公紫微手抄與及之所藏差異乃移書友人新喻王欽若子善裒鄉中所傳數本恭加訂正刊之臨江郡庠同謂誦詩讀書當知其人不但識姓名而已楊子雲作易擬易自謂後世必有子雲必好之子雲之書要不必謂其以易就使稍不

戾於易天下後世皆子雲也豈必有子雲者出歟得而好之耶
熟後是書立言衛道大抵如孟子元生若有心者夫閉門造車
天下合轍苟於道無悖雖百世俟聖人可也否則子誠齊人之
譏余豈得而辭哉乾道壬辰歲同里後學許友及之序

儒志先生祠堂記

夫禮莫重於祭古者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祭於寢比時具物皆
有定祭制後世宗子法壞士大夫家世祿而廟享之禮始廢唐
杜氏^素立氏立廟京師宋文潞公立廟西京當時僅見以為美事
其他蓋可知矣至子朱子歆有感於斯究觀古今曲籍因其大
體而加損益定為祠堂之制四時祭享品節儀文皆有條理通

乎上下舉得以盡其報本反始之心其嘉惠後人之意盛矣今
觀吾友虹邑分教王君昇所作祠堂其有得於朱子之意與且
王氏周司徒宗敬之後漢東處士霸之系歷晉後魏若齊隋代
有顯官至唐吏部侍郎盟陽翟尉翽兄弟並為時所推重翽子
湛定陵令湛子聰聰子溥相昭宗事具宗景文公史傳溥子從
由淮南相王審知入閩居龍首閣後子康侯康侯子奕明運間
始遷温州之瑞安西峴太平興國間再遷郡城明倫里奕子魯
子^善間祖字景山登宋皇佑癸巳鄭獬榜進士試賢良方正授將
仕郎秘書省核書郎嘗設塾倡鳴道學於源洛未作之先講下
常數百人學者尊之曰儒志先生嘗儒志編行於世扁其塾曰

儒志後郡守楊公蟠表其里曰儒志坊事載郡乘郡邑二學皆
祀先賢祠首位其學業行實具宗賢謨閣待制陳公謙參知政
事許公及之元廉坊使王公都中之傳記祠跡可攷也歷代既
遠塾壞祠廢盡為釋氏所據成化戊戌秋分教君偕從弟素及
侄孫佐具其事白於有司時郡守三山項公澄貳守安城姚公
駿通守姑蘇葉公瑜三山徐公璫推官黃公縉邑令長州文公
林僉謂永嘉理學實自儒志始其祠儒志塾為王氏家塾祀公
像及其杭州方田指教自東孫朝奉大夫元凱樞密院都承旨
勝正奉大夫兼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至道建永嘉書院
荆湖北路湖西提刑速獻平戎十策右文殿脩撰益大著無究

永嘉全書下三卷
坊名狀脫

錄刑名通義樂清縣尹與及襄陽縣尹時中企永嘉二訓導著
詩書題斷蓮塘先生淵玄溥先生澤惠安主簿敬麻城縣令士
先永平府倅安生暨夫德顯諸公咸在捲題曰儒志祠堂邑令
文公親書之然雖郡邑列侯作興斯文盛事抑亦斯文遺澤常
存而不泯也自非賢子孫亦安能世守而不墜哉為王氏之子
若孫者登斯堂也必思賢祖宗作之於先當思所以承繼於後
非但享祀而已亦惟盡孝敬之道焉使王氏之後果能盡孝敬
之道則上可以承祖下有以啓子孫矣吾永嘉素稱小鄒魯之
邦喬木衣冠彼此相望皆未有若王氏之家學淵源簪紱相繼
久而彌芳者矧得賢大夫作興於上則歸厚之化不令而化斯

堂豈不為之權輿乎。數與分教君生同年游同門學同道又同歸老於家於其請遂不敢辭。僭書以為記。朝請大夫同知直隸長蘆都轉運鹽使司事致仕後學金敬書。

蜀翁筆錄

吾郡王儒志先生譚性命之理在周程先其書曰儒志編。只有一小冊。先生名景山。娶西洋石氏善玉。遂每日晡與先生對飲。必品數曲。先生沒石氏碎其笛。終身不復言。

宋故朝散大夫尚書屯田郎中知温州軍兼管内勸農事

王柱國賜緋衣魚袋偕紫劉公墓誌銘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中處州麗水縣主簿王景山撰

公諱起字子震本彭城人也。其先有遷於許者。五代祖南徙家於金陵。曾祖徽祖徽仕。氏李氏皆兵職。父用為諸司使。開寶中李氏以國歸。太宗詔復舊職。已而以疾致仕。卒葬於毘陵。以公累贈至工部郎。母鄭氏贈滎陽太君。公生三歲喪其母。為見時能自異。趨向不類。常童子端然。有老成人志。既壯游學於許。榮。自樹立所學皆有本原。咸平中登進士高第。授大理評事。知越州上虞縣。居三歲以勞擢知瑞州。居亡何宜州賊陳進亂。能揣知賊動止。築城設械以備賊。不敢逼。明年賊平。赴闕從真宗封泰山。還以恩通判泉州。居歲餘。閩人多田訟巧詐紛錯。前後卒無可奈何。轉運使命公決之。公盡能見其欺偽。披發開露。

魚鳧芥不平者遠近以為公能三歲改太常博士知台州秩滿
監京師物務一年用勞遷屯田員外知韶州復授知漳州所至
以治稱由漳州上殿疏利害事曰漳民利煮海冒法者前後踵
相繼朝脫桎梏夕入囹圄彼無他業者舍是則餓死矣終不能
以刑正宜輕其法聞下民生路天下亮惡下死一等者多流竄
臣所治暮年或至千餘人役使苦甚不幸一人奮起呼譟其餘
乘勢以應患細哉是可擇為禁卒下者隸諸郡此謂先事臣
過汴傳舍遠者幾百里舟行多半道宿無人處劫奪寇害者接
迹宜兩堤夾置巡檢以無患來凡三事上適從之至今為便
二遷都管職方員外郎是時上用公為三司判官公以疾辭謂

所親曰吾得一郡東南足以福千里誰能終日閱文書論議管
轄天下貨財即改屯田郎中授温州下車專務以寬治時孔子
廟皆佛寺前後為郡者不肖一顧公往眎之已鑿池樹剝立二
浮圖矣公使按之乃為寺僧所侵公曰是可忍哉立遣撤去復
取地作講堂構九經閣環以廊廡至今學者得所居雖復有增
飾實公之始基也未嘗得疾天聖六年六月甲申終於府署享
年六十娶起居舍人鉉之女姚氏封吳興縣君公昆弟三人餘
不仕男子五人長曰之才以蔭今為處州錄事參軍次之問後
以公卒次之奇之道舉進士次之純後公卒女二人長吾母也
次嫁廣信軍司理參軍李褒公卒權厝於西門之浮屠以貧故

用至和元年五月十九日葬於永嘉縣建牙鄉丁公之北乙子
從舅氏求銘于其甥王景山銘曰守于是藏于是歿者從於
是生者家於是繫公德仁以福孫子

宋永嘉戴君墓誌銘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處州麗水縣主簿王景山撰
有戴孝子士先再拜泣曰士先幸而獲侍先生得以聞道不幸
至於大故士先嘗聞諸先生曰居喪者人子之所自盡自盡則
能當大事謹狀其先人之行以來願先生賜之銘則士先也庶
幾為人子無悔王子曰生之行可謂合乎禮矣合乎禮者為君
子人樂之曰君子之子也已為善送終以禮非歎成已成其親

而其他論著俱失其傳前博士陳君雷按訪得劉屯田
墓誌一篇而已一日新懷安趙令君希允見示石刻乃
先生所著永嘉戴君墓銘備得之如獲拱璧敬附於後
淳祐八年十月既望三山後學周備識

先公儒志先生多所著述惟儒志一編門弟子轉相傳
授今僅存家藏抄本其刻於學官與所存他藁皆燬於
先元甲寅之火無復存矣近得墓銘二首於宋咸淳侍
即林公四世孫嗣吳氏其一淳佑三年温州文學天台
陳先生雷識於後其一淳佑八年温州文學三山周先
生備識於後二先生洗去先公近二百年得其遺文不

按蘇伯何故原係此下分
列儒志編作若原序列之卷
首非也文已見儒志編錄不似
錄其口有重刻儒志編若直
照原稿以年核此於低二格

當如天球大員，同附刻於儒志編之末，其仰慕先哲之
意為何如也。且淳佑至今，又一百三十餘年，游經兵燹，
非嗣巽氏博雅好古，其孰能珍藏也。即况後之子孫，幸
見斯文，得不肅然起敬，愴然興感也。淵謹徵安陽潘居
仁仲重書一通，裝潢成卷，謁立言君子題跋，以發其意。
庶覽者知先公百十中之一，不可以不敬愛云爾。故併
識之。洪武十六年二月日九世孫瀨敬書。

右宋儒志先生所著劉戴二墓銘周備二文學表於篇
末，得於林公嗣巽氏而重書於安陽潘仁仲氏裝潢於
公九世孫蓮塘先生者也。歲久脫落，蓮塘之從子士言

重輯之，携以示余，因獲竅玩焉。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桑梓經父母所植，見之猶起敬。起孝矧先世遺文乎，
士言固知所重也。已予先伯祖文貞公，以文章翰墨擅
名當代，片楮隻字，人爭寶之。游經兵火，所僅存者不成
篇。次今士言用心如是，安得不增余之感。永樂十年壬
辰二月朔，前温州府儒學教授靖安康恭識。

自五星聚奎，宋之文運日盛。永嘉王景山實為先倡，所
著儒志一編，言性言誠，多所蘊奧。其書刻之學宮，而燬
於火。所居亦以儒志名坊。又廢於風雨。鄉之後學，蓋不
復知有先生者矣。其如九世孫瀨，曰蓮塘甫，得公所為

墓銘二目為重寫以傳時則洪武癸亥歲也蓮塘無嗣
從姪士言裝潢成卷今之所存者惟此而已歐陽子曰
斯文金玉也見遺於當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者嗚呼
豈偶然哉方今旁摭遺書他日太史氏見有光氣燁然
斗牛之間者必斯文之所在也永樂壬辰夏五建寧松
谿縣儒學教諭同邑劉覲識
昔侍生於蓮塘王先生嘗示以先祖儒志公所撰劉戴
二墓銘知先生不獨邃於道兼工于辭觀此可見已潘
本繕寫獨作小楷亦可尚也先生既歿舊篋散逸猶子
士言裝潢成卷以志不忘劉廣文記之詳矣時雨好學

丈

為古文詞而且習書院玩其詞鋒筆意皆在所贈矣也
舒卷三復能無起敬珍重珍重錦舟載時雨識
自兵燹延燎舊宅多燬先世述作杳然無聞近再從兄
如淵氏於友行間求得儒志公所撰劉戴二墓銘而姪
繹裝潢成卷信伏而讀之知文字之妙由養之有源非
近世詞章之習而已手識卷末少寓追思永樂癸巳孟
夏望日九世孫公信頓首謹識
先儒志公自宋至和間撰外大夫劉公暨門人父戴公
墓文刻石於學宮淳祐間陳周二文學識諸歲月郡人
林公嗣異傳其前人筆久而藏之實我王氏先世之手

澤子孫之家寶也。洪武癸亥伯父蓮塘先生得林公之
所藏重其不吝雅好之德求潘公仁仲楷書之。史官蘇
公仰慕之餘謂用弗竟道發乎歎惋越二十年叔父邑
庠司訓玄傳溥先生得伯父之所傳永樂丙戌繹承叔
禩目而寶藏之。且林公嗣異愚室之母兄也夫豈偶然
哉。彪博康廣文外兄劉典教司訓戴錦舟從叔復翁先
生咸知加起敬題跋卷末繹欲廣求名賢至彰徽美奇
造物不仁莫遂夙願丁酉歲冬墮於陷穽奔走南北危
經危險惟得一子不幸夭折將謂身無足惜所滋痛者
恐斯文湮沒耳不得已託兄諷七歲藏之賴祖宗默佑

夫公善事親友兄弟善教子為人介而恕人有病若危急必力
救之力所不逮則告于所能救者累試進士不第間慶中獻平
戎十策聲動一時授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遷中書門
下省錄事咸有聲譽判大醫局主管崇道觀德佑初用陳丞相
宜中薦授右文殿脩撰世運倏更執節不屈回啟門樂沒優游
泮水瀆自號芹邊居士時共姻舊酬酬及方外士參會性命之
旨以逸其老壽躋七十一日于卧內呼諸子與譚端坐而逝公
出處明審生死洞達真有大過人者生於宋寶慶丙戌十一月
十五日卒于今元貞乙未十一月十一日娶林氏封宜人先十
三年卒子男八曰良佐字鄉貢士蚤世曰興曰良朋曰良輔曰

普明學浮屠法曰良弼曰良臣曰似翁出後宋氏一女適劉傳
巖孫男十一人諸孤以明年十二月奉柩葬于永嘉孝義鄉甌
浦先塋之左以林氏附焉公平昔存心愛物惠利滋濟方嚮用
而國事去遂賣志以殛諸孤能自立頭角巋然矣余託宗有素
熟聞其畧古人謂生死交情漢老不與易遂為之記歲月云前
奉議郎通判慶元府軍事漢老謹志
王漢老祖名先初以忠烈
著今于石王氏此王德存注

不肖像贊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策未用於冕旒無適不宜
無試不効章交薦乎相臣位歷踐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
酌東海以樂饑慕西山之採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

邈悠可想見其風采前史官蘓伯衡書

平戎十策

夫救火於爰爰之時不如徙薪於曲突拯溺於狂瀾之側不如
濟人於方舟若夫火之既焚水之既溺復坐眠而不恤則燎原
滔天之患將莫知其所抵矣臣嘗聞之立帝王之大業者在奇
傑掃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英傑不招致而咨謀於庸常科目
當試草之士臣知其禍見淺識適足以資敵人深長之謀而輕
舉妄動鮮有不^再車而敗績者古所命為英傑者山林特起拜
為父師江湖高逸視為標準衣冠縉紳足未嘗躡其門王公大
人名未嘗過其目視夫經生學士大有經庭也夫掘地三尺可

守一城何長淮千里不足以固守禦之闕也一夫守隘萬夫莫
向何雲屯百萬不足以塞犯淮之寇也尺寸之地所必爭何賊
鋒未交先自棄其城邑也顆粒之粟所必計何賊虜未至先自
焚其糧草也豈非陛下平昔所寵遇者皆科目迂腐之儒擢用
者皆規矩準繩之士而奇傑未收英雄未至歟今日之事一則
取士而不得其實二則招軍而不盡其材三則禦騎而未得其
具四則陷騎而未有其策五則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則守其
地而復無其備七則息威之不明八則利害之不密九則急務
在財計而財計未豐十則邊計在馬政而馬政未備十者之弊
非有英雄奇傑之士為陛下洗而新之則它日敗亡之患蓋有

不可勝言者臣敢為陛下條陳之

一曰取士

臣嘗讀孫子書至十三章之末其論上智為間有曰殷之興也
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屬也何
伊摯之能為興亡也哉蓋用間之法不以英雄之未附為兵家
之急而以英雄之去已為腹心之憂故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
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是以英雄之去留為社稷之休戚今日
之急務誠在此而不在此也况夫名山喬岳秀所由鍾神所由
降千歲之日至則間世之士生必有翹秀之材特起之子夢寐
未形占卜未見寓於閭閻流俗之中隱于耕釣商賈草萊醫卜
之下羅之以科舉耶彼不善于章句誘之以利祿耶彼不祈為

孫子得此今宜施行

溫飽非不欲見用於世。然上則招致無方，而下則無階可進。此所挾寶玉而資魁讐，抱術業而之他國也。是必廟堂廣於延納，而無間於疎遠；幕府勤於摛訪，而無拘于旦暮。監司州縣廣于薦舉，而不遺於微賤；其門有八：一曰有官，謂沉溺下僚，動多掣肘；二曰無官，謂棲遲草莽，進取無門；三曰世家，謂將帥子孫，不能自效；四曰豪傑，謂江湖領袖，山林標準；五曰罪戾，謂曾犯三尺，求脫罪藉；六曰黜配，謂材氣過人，輕犯刑法；七曰將校，謂素有謀畧，久淹行伍；八曰膏靡，謂隱於吏籍，罔所展布。臣愚欲望朝廷明賜告諭，上而二三大臣，握髮吐哺，結四方豪傑之心；下而中外諸將，解衣推食，作一代英雄之氣。在諸路則責之於監

司州縣。在諸軍則責之於副帥將佐，開推輓之門；去游謁之禁，諭以文榜，激以忠義，識軍國之利害者，許其自激；識山林之數，匿者聽其自薦，使天下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得布露。有過人脫穎之材者，皆得導達；擇其所陳，果有切於軍國大事者，申解樞密，審覈其寔，隨材錄用。其有言詞浮誕，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鄉貫，指陳他事者，毀之。言辭樸直，毋令棄置；恐過人之資，拙于朱墨，虛詞華麗，毋令收錄。恐科舉目之儒，易為浮競。如此則求聞達者，既得招致，不求聞達者，可從而物色。而真材奇士，盡羅為我用矣。不然，則舍虞之秦者，烏知詐百里奚，背楚歸漢者，惡知非韓淮陰。而此取士之說，臣所以拳拳於論事之首。

也

臣嘗觀太史公練士必因其能而聚為十一等未嘗有瘠瘵不用之卒吳起練銳各因其材別為五等故決圍屠城無施不可夫天之降材不可以一律拘故古之用材不可以一格定將量之以長短即長者或懦而能無能短者反勇而有智將律之以肥瘠即肥者或拙于馳驅瘠者反便于奔走將齊之老少即少者或鈍於教閱老者反精於鞍馬將責之以門望即尺籍伍符之子或驕惰而不學破落游手之人反奮勇而不顧夫有一技則有一用故當因技以制用其說有六曰一曰合格謂身及等

位

仗體無殘疾二曰亡命謂漂泛淮海鼓誘溪洞三曰遁逃謂懼罪逃竄思得自效四曰破格謂等仗雖慳而驍勇過人肢體雖殘而武藝無敵五曰盜賊謂屢犯刑法無生可謀甘為盜賊無術可禁六曰私販謂私販商榷偷購公稅如此六者務廣行招致隨材任使其有犯法必赦無赦仍令選擇材技分為十等各置將隊有善穿者聚為一隊名曰窟穴將以備攻城之用有善攀椽上屋緣梁走柱者聚為一隊名曰樓閣將以備登城越險之用有善飛烟射火流光走爆者聚為一隊名曰烟火將以備燒燬城邑之用有善夜行不用燈燭者聚為一隊名曰潛匿將以備暗襲賊營之用有善捕獸獲禽馴龍檻虎者聚為一隊名

曰飛走將以備立神出恠疑兵惑敵之用有善土竿立索者聚
為一隊名曰輕捷將以備登高望遠窺伺空便之用有善知海
道漢徑黃黑洋島者聚為一隊名曰水導將以備浮海汎江潛
兵滅渡之用有善雕鋪陶鑄機織銷畫者聚為一隊名曰機巧
將以備不測設為恠服異旗誤敵之用此招軍之法臣所以奉
拳於論事之次也

三曰禦騎

臣聞古人謂騎射為白奴之長技前輩謂虜人騎兵非中國所
能敵蓋敵之所長者馬軍所能者騎射也然則何以別之即曰
車而已夫所謂車者太公之扶胥其制不傳於古楚子之乘廣

收

其用不適於今臣之為車揔數木之器而聚以成車則車之用
可以禦敵騎之衝突分一乘之車而析以成器則器之用可以
調吾兵之搏擊平原曠野則合而為車也勢如山岳環如營壁
而敵騎不得以櫻吾之鋒阻山帶河則析而為器也長以禦短
短以禦長而敵人不得以測吾之妙古之車重而艱於廻環也
臣之車輕而易于廻環古之車大而難於搬運也目之車小而
易于搬運前掩以牌灌以藥石而火不能焚水不能濕中貫以
鎗透以孔竅而行則後推陷則前舉平沙廣漠賊方欲其逞其
騎射之能吾列是車於陣之前則敵之騎射窮矣便風利地賊
方欲奮其番馬之勁吾伏強弩于車之後者則敵之馬軍鈍矣

無它弓之所及者近而弩之所及者遠步之所禦者屈而車之所禦者實中發以及遠之弩外捍以禦實之車則械從脅背而發伏從脅脇而出敵雖甚黠亦有所不可逃矣此目所謂禦騎之具也

三曰陷騎

大車可以制敵騎之衝突而不能置之于必死之地置之于必死者古亦有其法焉有為鐵蒺藜者欲使馬足受制也然錐尖而且小馬足上履則深沒入土而不足以透其蹄甲之堅也有為木蒺藜者欲使馬足中毒也然錐鈍而不利馬足受踐則鋒角摧折而不足以破其蹄甲之厚也然則何以制之耶其具有

卅

二一曰鐵箠一曰竹貯夫所謂鐵箠者上錐平下狀若木箠踏之則下不入土壓之則上不可入肉錐綴于號甲之下而不容取剔是謂鐵箠夫所謂竹貯者一穗六鋒狀如鼠粘四圍有錐而可破號甲中間有蒂而不沒塵土馬蹄及之則上尖下負而牢不可破馬足踢之則亦六方有鋒而左右中毒不可以手握而恐其傷人不可以帛裹而恐其脫穎是謂竹貯惟是藥之以錐而所中則藥俱發之藥中而欲效則倒筒而投夫馬之為物非守以馬或顛則左牽右絆以馬或百馬皆顛一騎或覆則前蹶後觸而百騎皆覆惟能以輕車之制而絕其騎之不可來復以鐵箠竹貯之具而陷其騎於不可去敵雖甚黠亦有所不能逃矣此臣所謂陷騎之策也

五曰得地

夫兵有萬機，係乎一將。人有四體，係乎一心。一將不謀，則萬機皆失。一心不安，則四體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關。京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數十州而為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關苟失，則三蜀之民皆無自存之心。總數百里而為城，固非一夕可虜也。然一次可攻，則三軍之眾皆無自守之策。二廣之心，在於嶺。二江之心，在於江。一夫越嶺，則全廣之民皆憂懼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南之民皆渙散而不可止。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斯為善守之策矣。古人之用兵，不以地為難取，而以為難守。不以城為難拔，而以為難據。得敵之城而復陷。

十

於敵若未為害也。然敵人之再得，則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於降我，而逞其殲滅之毒，則他日未下之城，豈不為日計哉。此一郡之失，則百郡無敢降之心。而得地之後，不可不急圖以善其後也。臣謂淮北之地，城并外平坦，無屋可居，無城營可守。賊騎突至城下，嚴兵拒關，不得與戰。伺其夜而將卧，則密遣一軍邀其腹背。俟賊整兵，則換門而入。不與之戰，迨却甲偃息，則又出一軍以擾其之。由是自昏至曉，無時而已。則賊軍夜不得偃卧，伺其曉而將炊，則密遣一軍突至營壘。俟賊覺，則換門復入。不與之戰，迨其捲甲釋兵，則又出一軍以亂之。由是而自曉至暮，無時而已。則賊軍晝不得以飲食，伺其馬乏饑而刈。

草薊於遠所也。吾復引兵小出別門以襲其虛，則賊兵不能棄城出剽刈，而賊之馬餒矣。而其軍之渴而求汲於他澗也。吾復引兵急出他道以窺其後，則賊兵不敢控馬遠餒而賊之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入不時，則賊日夜驚惶而進退無策。吾之門或開或闔，而開闔不常，則賊首尾相結而去留無計。欲侵掠于遠，則則思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奮死於戰，則逼吾兵之不應其鋒，風則飄揚砂石，糝塞眼目，而不安于曠蕩之場，雨則掩滄廬舍，深漂洒肌膚，而不便于泥塗之地，焚則日焙胸背，而連霄不睡之卒恍然如醉，而手足不能以自舉，寒則冰結鬚眉，而數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而魂魄不能以自全。外則驚其糧

饋而不使通，內則謹其烽燧而不與校。近則旬日，遠則一月，人倦馬疲，晝驚夜畏，然後出吾輕銳之師，衝其要徑，強勁之弩，伏其歸道，敵雖甚黠，不戰而成擒矣。此臣所謂得地之法也。

六曰守地

臣聞故鄉之歌，帝者不能免懷土之念。小人豈能忘故其丘墓之營，非一祖宗之積田園之樂，非一朝一夕之謀。一旦束裝以遷，襁負而去，父老顛躋于道路，幼稚遺擲於溝壑，敗亡之踪皆在於山寨水寨之不守也。莫若使近水之民皆居一寨，近山之民皆居一寨，或者謂水寨外無重城，外無堅壁，賊兵暗度，何以禦之。不知設水寨之秘法，淺則有伏牛暗樅，可以破賊人之樓櫓。

深則有草拉藤纜可以挽賊人之舟楫浮則綿穰稻稈能使賊船之來車不可踏檣不可搖沉則有鍾錐浮鉤能使賊船之來淺不可移深不可去葦牌蘆柵阻于種竿斜橋而不可到則因風縱火之術賊不可施而我可施浮罌坐鼓阻于闌河截波而不可入則浮箭流火之術賊不可用而我可用法凡二十有七無不畢備則賊人無可通之路矣或者又謂山寨上無井泉則罌藏桶貯之水不足以給旬月下有平坦則木末石砲之具不足以歷久遠殊不知設山寨之秘法聚竹為筒可以為就儲之器而天雨之水既得於留藏而充足於日用曲木為架斷木為車可以為遠汲之器而山泉之水又得以引傳而備

禦于天旱陰巖石窟可以種水而浸潤自生合槽埋木可以積水而清漬不絕慮糧食之難運於上則有糧船斜車以濟夫人力之窮慮賊寇之易至其下則有浮木溜脚以絕夫人跡之至方員二色之米隨其山之險易而不使之妄發灰火二色之砲隨其地賊之遠近而不容于巧避燒土為圓可以破賊人之皮笠擊石為彈可以破賊之項板硬弩之外又造踏脚城以杜賊徑使賊兵可見而不可近強弓之外又造輪箭車以避賊矢使賊箭可發而不可及近寨而攻則上寨甚險而不得以遂其謀越寨而過則下寨甚易而或得以襲其後法凡三十有六無不畢備賊人無可破之術矣前日國家注意於海泗濠之地而

淮南之地反不注意。究心於唐鄧陳蔡之區，而襄漢之區反不究心。故大兵表驅於前，而彼適得以躡我之後。諸道並進於此，而彼反得以覘我之南。老幼流亡，而莊壯者無心於捍禦城邑。殘毀而將士無心於戰守。遺糧棄穀，皆敵人之贏餘。流馬奔牛，皆敵之人之輜重。豈不可痛哭耶？為今之計，莫若行下雨雒州軍，每一寨置寨官一員，合借補資秩以為之主。每一寨置寨將一員，令係省特差以為之督。各率其民依山傍水，二寨成法，修治於官無廢於民有益。庶使沿邊之民或有緩急，各無流離之憂。而義勇弩手忠勇等軍亦安於戰鬥而無老幼妻孥之患矣。此所謂守地之法也。

七曰恩威

臣聞豆羹之得不得，生死之所由分。羊羹之及不及，勝敗之所由係。恩威之不明，三軍之大患也。云此臣所謂恩威之不明也。

八曰利害

臣聞偽為素氏之旗，故素氏之軍以不密而敗。偽建尉遲之幟，故尉遲之將以自泄而擒。利害之不秘，兵家之大患也。且歸正之人有三：一曰因人鼓舞，率隨眾歸正者也；二曰遠來慕義，忠心歸正者也；三曰軍前殺降，勢力不支，勉強從命，其心未嘗一日無者。此歸之念，今摠名曰歸正，而不原其初心，隸於行伍者有

之擢為將佐者有之。假以麾節者有之。胡可保其不叛也。小將
深入。兵家所忌。分兵遠擊。兵家所戒。古人非不欲擣人之巢穴
而免吾大兵之搏擊也。江油之役。艾之能幾於敗。匈奴之役。陵
之勇亦不免。古人所以不敢以孤軍裨將入於無援之地者。深
恐敵人或襲其糧。或斷其尾。則吾軍之機密將皆自泄于將士
也。傷中之士。不遺於野。逃潰之卒。不近於賊。古人非屑于細
敵而失其大體也。魏剛其足。齊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良將。古
人所以不容逃軍病卒留於賊人之地者。深恐賊人巡邏而歸
扶策而往。則吾軍之機密皆自獻於敵國也。云此臣所謂利
害之不密也。

九曰財計

云此財計之大畧也

十曰馬政

云此馬政之大畧也

夫兵者心也。戰者氣也。心不克則臨敵無定見。氣不足則遇敵
有畏心。故與賊眾相望。則疑其有一百萬。二百萬。彼果如是之
多乎。一馬十芻。則二百萬之馬。二千萬芻矣。果山積於何所也。
一人對粟。則二百萬之卒。四十萬斛矣。果廩運於何地也。一敗
之氣。三月不甦。一敗之缺。十勝莫補。是豈可以輕舉妄動耶。淮
北之塵埃。虛即實。邪馬之塵。即步之塵。即曳柴而揚者。即順風

而掃者耶。賊營之煙霧，虛耶實耶。炊烟耶，火煙耶。聚朽木腐草
而生者耶。然倉廩府庫而起者耶。十七等之間諜，誰能遣之耶。
十二色之采，誰能分之耶。臣自總角，日誦兵家之書，日習兵
家之事。凡事之有係於兵者，無不徧考。地之有關於兵者，無不
徧曆。器用服食行陣衣甲之制，有資於兵者，無不旁搜遠採，以
盡其底蘊。山林遺逸，英雄豪傑之士，有精於兵者，無不踴拜師
承，以益其寡。迺待罪以來，無所用心。日著兵家利害，以脩採擇。
乞送樞密者，徧牒諸路將帥，參酌行用。平冒天威，伏乞聖慈，具
覽不脩。故承直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致仕王公行狀

公諱興，字興之，姓王氏。本太原晉陽人，東海漢處士霸之系也。
有諱俊者，由淳光從王審知入閩，遂為其相。俊子康侯，康侯子
奕，辟南唐。兵亂，徙溫瑞安，尋遷郡城。奕子魯子景山，為宋皇佑
賢良方正。世所謂儒志先生者也。四傳至樞密承旨公諱勝子
計議公諱至道。至道子右文殿撰公諱益大，即公父也。自少有
成人志，問學窮日夜。尤注意于法律，時科制未行，願仕者率由
吏進。弱冠用韶使者劉公牧之，推擇為尉功曹。蒞事勤敏，守
丞憚之。歲饑，守丞皆惘然，以力白。始署其事，間行者得承檄散
官廩，民以全活。滿考，歷處州麗水、衢州開化、徽州黟、三縣典史。
咸有聲。陞杭州路監官州提控案牘。州瀕海，潮攻嶺州，東偏地

磔裂岬陷若干里州人往之墜于海守臣無所措聞於省延天
師留國公用役鬼神法以鎮之曾不少損陷且漸逼近公曰吾
聞河決輒先徙民豈海陷獨恃而不救乎守臣從以畫
畫遷其民橫築堤護州境綿亘若干里潮勢以殺行者左丞相
脫驩公擢為理問所提控案牘時杭州以五庫裨鈔事擊獄者
衆御史屢讞之不得曲直者屬趙和卿知公曰以啓王君可決
也公一訊頓白坐為首者法旁引得脫者無慮數百人皆懽呼
拜曰活我者王公杭人以為神省臣凡有疑獄靡不屬公讞焉
軌多所平反擿奸發伏抑強扶弱政化洽和時有大盜吳舍孫
已正其罪輒有託其名以誣他人者適祥刑使者至公首白其

水

台字疑

事一以俾公之廉得其情悉正其罪釋平民逮獄者亦五百餘
人使者方叙薦公乃以老辭改家州路總管知事政如台屬邑
有無賴子田太者殺人潛趨別郡久未能得以其罪千里之富
商同姓第者狀久不決公取殺人月日與同姓第者狀勘得是
時商客永嘉初不在里中有文引可證即貸同姓第者一郡驚
駭其明于決獄大抵多此類也轉湖州錄事不上請老於朝遂
以承直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致仕公獲遂間居澹然若有得乎
作堂為退隱地題曰止菴偕朋舊劇譚酣歌郡邑大夫或有不
逮造云求正未嘗不有以禪之薤水之益公寔有焉至正六年
十月二十^六日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同郡蔡氏先公卒子七

人伯通徽州路石門務副使安孫早世昇孫光孫亦先卒文孫
昌孫滋孫後金氏孫男二人滿廉女四人公處心平恕于人無
甚愛憎恂之鄉里如不能言其於家粗足而已不甚治生惟於
祠祭克殫厥心父母忌日輒齎飲悲愴至于訓子獨不喜其習
吏事曰汝曹祇宜盡弟子職讀書問學以繩其先痛毋家絕襍
過至日寒食必潔牲泔奠終身無間公既明于律且歷仕有得
作無冤錄欽恤集札防書行于世從政者多取法焉公卒之明
年其子伯通等謁拜泣曰不肖孤將以某月日忍死奉先人喪
事於永嘉建牙鄉馬嶼之原先人手營葬先妣者也將乞銘於
當代立言君子知先人莫先生若也求述其行之一二故以為

惟

請余謂若公者其學其仕皆有原委精覈靡遺不迂不刻是古
之良吏也惜乎不大其用為可哀也固當有上其績于太史書
美無窮豈但銘文光幽壤哉至正丁亥十月望日樂清李孝光
謹狀

像贊

元樂清縣尹與之王公既歿三十七年孫滿出家藏遺像命工
縮為小影以便達通觀瞻且屬前史官蘇伯衡贊為贊曰威儀
棣之麗巖峙望之知為古樂只吏途發軔由儒起議事諏經亦
據史政行縣邑平如砥發奸摘伏神明似獄命至重公慎矣漢
之張子真可擬享有上壽旋其履仁必有後迺天理宜爾有孫

襲休美載圖丹青示遐邇哉武贍遺像恭敬止誰為贊辭前史
氏
欽恤集序
天以春生萬物肅之以秋聖人以德化萬民齊之以刑故五刑
之用必曰天討而四方司政亦曰天牧天齊於民敬逆天命惟
克天德具嚴天威甫刑一書無一言不歸之天者以天人治天
民則刑用非彜亦惟敬忌而已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
嗚呼刑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不敬不忌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
措手足矣古者盛時畫像而民不犯後世刑書刑統律令格例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然法立而奸生令行而詐起禁網密而生

收

氣促法如牛毛而犯法如蝟毛何哉非良折獄惟佞折獄不曰
法以原情乃任情以美法其害不可勝言矣彼蒼者天謂之何
哉余來嘉永嘉寓于泮水之東隣有五典之者癯然一儒叟也
聞閨門之中絃誦不絕聲遂遣子就學焉而未知其明於刑也
暇日出示一編名欽恤集而序之曰情有萬殊法有萬變獄貴
得情刑慎過制又曰善用刑者不移情就法有味其言適印我
心顧余一生讀書不讀律今老矣濫任簡孚之責每然香對越
丹筆躊躇凜乎天地之臨鬼神之覆朝夕冰兢欲寡其過度中
正而未能也今往何監於刑書乎肯占察辭本乎誠信此不唯
書其惟其人非與之不足以語此延佑改元壬寅暮春西川趙

許岳甫書於郡治

刑名通義序
嘗讀康叔之誥甫刑之訓其言刑期無刑之旨藹乎仁人之用心也唐虞畫象鄭鑄刑書其事雖殊異民之不犯則一而已近世崇尚儒術習譚孔孟者往往羞稱申韓若知為治之本矣然刑不能以不用廼斷議法律輒取辨于臨時甚可慨也今之為吏治者必以通制為宗然於起義措辭或有所不措焉永嘉王君與之生宋之季世孫業於儒元興始由儒而從事於吏深病世之為吏者惟務刻深而疎于理取於古今法律之文徵諸經傳而研究其義犁然有得於心公卿大夫事有疑難輒從君辨

計

解其有補於吏治既難以更僕復慮不能編以語諸人也遂集通例比類作無冤錄以明檢覆之法式作欽恤錄以辯刑殺之情罪既老復作是編名曰刑名通義以補二集之遺闕多方訓迪不厭精詳將以救為吏者之失焉余得君稿而觀之見其分章明白據古證今無非發明好生之大德重倫紀而崇禮化忠厚惻怛之心藹然見於言外可謂有補于孔孟之教者殆不可以申韓之書例觀也抑君由吏入官致政邑宰澤及子孫行季年八十有三而步履不衰亦可見忠厚之報矣因敬序之至正三年龍集癸未清明日臨川李仲謀書於永嘉之郡學

無冤錄自序

治獄重事也。治獄之道，惟檢屍為至難。毫釐之差，生死繫焉。定驗不明，雖善於聽斷者，亦末如之何已。昔宋惠文念獄情之失，由定驗之誤，曾編洗冤錄。趙逸齋又訂平冤錄，吁冤而至于洗。至於平猶擊龍門以決澎湃，固不若長江安流，滔々晝夜而無聲也。欽惟聖朝慎于庶獄，敬明乃罰，天下無冤民，當不尚美于。僕余濫叨案牘之寄，歷試檢覆之難，目觀洗冤平冤二錄，宜有損益，遂以省部見降考試程式為持循之本，恭攷異同，分門別類，凡檢驗格例，序於卷首，遵而行之，庶幾謹之於始，民自不冤。借曰曰無冤錄，若夫承流宣化，道德齊禮，仰副聖天子無刑之化，則既進於古治矣。是編亦矣，以為至正改元歲在戊申長至。

日東歐王與書於儒志山舍

王孝子行述

王成孫，字守中，永嘉郡人。父良臣，母孟氏，守中其季子也。氣稟清厚，性至孝。色養無違，禮父病，亟祈祝於天，願減己筭一紀，以益父壽。父病尋愈，果延十二載。父歿，哀毀過情，諸父強起飲食之，已而寢苦枕塊者數月，得疾始歸，倚廬，不如葷食，間其容戚且瘠，踰暮不改。人竊愚之，余知其為孝子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喪致其哀，固非他人所得與，亦非已所得已也。世降俗靡，禮壞樂崩，執親之喪，恒食稻衣錦，而不顧，至于異端之說，日新月盛，而中土之號為知禮者不自

覺其為非也。嗟夫！古者聖人定為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餼粥之食，見于經傳，無非欲節其哀之過而已。今皆失之不及，雖聖詔誕敷，臺臣建議，明古禮以淑人心，然安於世俗者，卒莫之能改。設發於中心之誠，達于古人之道，如守中者，豈不謂之能自致者哉？惜余賤且辱，不能作孝子傳，以勸薄俗。姑就親所見聞，而直書其事如此。庶幾有以伺夫太史氏之採詩觀風者，取焉。至正二年歲在玄默，敦牂嘉平月朔旦，臨川李仲謀書於溫郡庠之明倫堂。

王節婦傳

王節婦者，姓劉氏，名至貞，溫州永嘉人。幼聰慧，七歲從兄讀孝

經成誦，二十三歲，字王守中，克事舅姑。守中性至孝，百一日父病亟，默禱於天，願以己壽一紀。蓋父奠，其後父果延十二載，人多異之。至正三年癸未，守中病卒，時劉二十九歲。子在襁褓，家貧，鬻衣服治喪。劉自居，舅喪輒不如常，腥穢華靡，至長其夫愈甘愈苦，躬織紉以自給。每夜焚香誦佛經，終身蔬食，以答所天。族里咸加敬焉。郡守以其事聞，詔旌之。內附初，郡守上復上其事。論曰：王守中以己壽益父，奠劉氏以貞節相厥家，夫婦之道可謂兩無媿矣。安陽金建撰。

傳二

永嘉節婦劉氏名至貞城東南隅王守中妻仲允之母也初宋道學未鳴守中八世祖景中山先生倡言性理居濂洛先至守中夫婦又以節行亢其宗劉氏亦儒家女也父傳巖兄性善皆提領惠民局而其內教一本於儒劉氏生七年特婉慧不凡從性善讀內則孝經隨口成誦知為女及婦道幽閒貞潔舉止必莊有女兄四人莫能及也母王氏鍾愛之訓習女紅無不精謹擇其所適既踰笄六年猶未通問人亦不敢易請婚也王氏素目其弟子守中贊行好學克孝於親遂以歸之劉自歸王氏無違養志佐夫於順德日謹于庭見兄弟不踰閭處已約而以豐賓祭美甘旨為悅雞鳴盥漱即舅姑所退汛掃堂室拂几綉或

經凭坐必更滌而清之於用器亦然深居少出簾幙無間親雖伯叔非饋祀歲時罕得見也治麻泉恒至夜分家賴以週居舅喪相其夫致誠盡礼夫不幸卧苦羸毀回疾而亡劉氏時年二十九慟絕而甦曰我非不能捐生念有夫之老幼在也思我以身殉之不若代奉字以報之由是屏簪珥絕葷茹素鬻資以為斂哀三年如始喪寤寐悼其夫弗忘也守中歿時仲允方襁負而姑孟氏且老劉氏一回顧俯仰則哽咽不勝諸女兄憫其苦節徐進戒曰人生如駒過隙老幼事未可期曷若回母家以圖長計劉氏怒且泣曰禽鳥尚知伉儷而况於人乎且何忍并其孤孀而弃之我死王氏婦也明日沐浴更衣集姑先後夫座前

焚香指天自誓曰臥柩前朝夕奠如事生每祝曰使妾少有他志陰靈強之親督仲允讀書不令入街市曰寡婦子人易侮之王氏與妾所係在此使輕僕是習寧使俗未諳以全其性之真也仲允年十三延兄性善教於家年幾冠知其識已定始遣就外傳以故仲允淳篤早成咸曰非是母不成是子元至正末仲允已娶理家事方通族往來無慮踈近舉嘆其賢恨未有以表其行也會御史按部到溫府縣共上其事移文福建核以聞而甄表之仍復其家賜名其里曰貞節欽惟大明肇興首旌節義溫之婦行皆取法劉氏有司重以奏聞而加息焉立烏頭巽其間劉氏年七十餘且壽康可謂蒙福矣相為郡文學與仲允

以

隣居友善故悉其母德之詳其細行之可為女則者茲不盡錄也

論曰閨睢以得淑女而治內鸞樂以配君子而正家夫婦俱賢

自古以為難今觀王守中之行誠孝子矣若劉氏未嫁能女既嫁能婦以勤劔儉裕其家以礼義信厚成其子於母之道亦無間焉昔劉子政傳列女八篇補遷史之缺非不備也而男女節行尠有齊者范蔚宗作東漢史始傳列女十七人曹嫁叔先雄為母女龐涓之母為母外十四人皆賢士大夫之妻庶可與劉氏並駕矣而劉氏實兼三德之善又似過之嗚呼賢矣哉易曰納婦吉子克家其守中之謂與洪武十七年龍集甲子重陽

節將仕佐郎温州府儒學教授池祖書於郡庠之東序

王節婦劉氏旌節亭記

洪惟我高皇帝初登大寶。詔民間有義夫節婦分別奏聞以憑旌表。永嘉王守中妻劉氏年一十九寡。有司以應。詔洪武三年庚戌。詔與旌表。郡守湯公書額曰旌表王守中妻劉氏貞節之門。凡十有三表。始守東樹於故址。成化十二年丙申。邑宰長洲文公過而詢之。父老遂白於郡大夫劉侯。出白鏐。改立石作亭以覆之。石刻曰王守中妻劉氏貞節之亭。凡十有三。亭額曰旌節。蓋易貞節以旌節。曰旌則不失朝廷之意。而節則貞已見矣。洪武甲子。郡學教授池祖傳其事。茲不復贅。夫夫云

兩子有三不辭云
今以意改

好

不改醮禮也。後世澆漓。死骨未寒。別席已煖。故旌節以激。然有不可得而激者。為之奈何。嗚呼。良可痛矣。過斯石也。不惟有激於為人婦者。而為人臣人子者。能無激乎。侯之為斯也。厥意亦有在矣。寧獨為王氏子孫之榮而已哉。是役成化於十三

年丁酉閏二月記之者里人劉恒孟貞也

蔡婦王氏守節記
夫死不嫁。婦道之常。然世不多見。乃始異于人人。倫之闕。風俗所由厚。國家旌表之典。所以優崇卓異。以示勸也。蔡節婦溫之瑞安人。姓王氏。彥章其父也。寡資清淑。幼遵古訓。父鍾愛之。年二十。擇所宜歸。適邑人蔡建夫。媒議之勤。遂命為蔡婦。蔡系

邑之故家世守禮讓節婦一歸蔡門內外克諧生子一名子默甫三歲建夫忽沾疾以卒節婦時年二十有五哀毀踰禮養子奉姑決志貞守喪制既終家甚貧爰窶姑楊氏慮無所給難以久存因有他議節婦聞之抱子痛哭指天誓曰我生為蔡婦死為蔡鬼苟無遺孤義猶不可奪今幸後嗣有托安忍棄之使吾心與口違天其鑒只姑信而安厥心節婦事之彌謹承順者省間弗息凡事必咨稟以行越二十七載姑卒戒子默殯葬以禮居平簡重動無過為支吾務庶務咸有條理克勤紡績以資費用初子默稍有知即遣從師朝夕誨勵俾之有成既壯娶婦育孫悉以家事付之而節婦年向暮矣有司聞其賢以其事上之

朝命下建高門於所居揭大書以推之君子過而嘆曰蔡氏之祀所以不墜者一婦人之力也向使其志一移寧復有今日哉傳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特以君子稱之若王氏豈非女婦之君子乎節婦之族諸兄也喜輿論之共嘉而吾宗獲預有光不容以無述乃為書之以示其後云 永嘉王崧記

蔡節婦傳

安固蔡節婦望族王彥彰女也年二十適同邑蔡建夫既歸奉姑氏有禮三族宜之居五載建夫病且死其孤子默甫三歲家徒四壁姑思其無以自資不竟厥志先喪數以言嘗之節婦乃指天泣下誓以無他自後謹菽水以養姑斥簪珥以教子至於

瓦燈敗幃攻苦紡績靡遺餘力暨子默成而姑卒節婦泣
謂之曰汝父亡時祖母老而汝幼蔡氏宗祀不絕如髮今幸汝
粗有立祖母克以壽終雖貧如得葬之以禮即旦暮死從汝命
父於地下吾瞑目矣遂母子收淚相與**庀**事及葬士論事多之
節婦年既向暮有司于是聞於朝得復其家而旌其門焉子默
字以容能以文學游士大夫之間云
贊曰建夫之死母老子幼孰不曰蔡氏之禔危於累卵而節婦
以渺然之身養姑婢於喜愬之日使存順而沒寧綿宗祊於獨
幽之緒俾其學成家立于戲不有冰雪沍寒孰見松柏之貞也
哉然而收斂華津於閉藏之久則暢達榮光於和煦之時理則

此

然也若節婦可謂遭罹厄會不渝其志特于不幸之中又能卓
然自立以載造其家者與君子稱之庭間其風者猶足以儀世
勵俗也已永樂著雍闍茂暮春上澣同邑季憲機撰

書蔡節婦傳後

先儒謂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
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它適之志也然自古訖今
數百年傳記所載若是者僅可指數豈無賢子孫以章其後耶
抑立言君子聞見弗及不之信耶既傳已豈文之不古若不可
以行遠耶蒙讀蘭坡先生所著蔡婦傳觀其跡之實子孫之賢
文之古可謂兼而有之其傳也久無疑矣竊嘗謂忠於君臣之

職也孝于親子之職也婦之于夫盡節固宜也子弗傳豈若人
 之心哉子五言君子責爾昔韓子謂當世莫若口傳末世莫若此
 蒙之所以不能已者於言者撫卷三嘆遂書以歸之永樂己亥
 季冬望日中書舍人同邑黃蒙養正書
 題蔡節婦傳後
 永嘉安固有蔡節婦者姓王氏二十歸於蔡五載而夫歿一
 子甫三歲既終喪姑欲嫁之婦誓死弗渝志養其姑極孝敬
 撫其子以有成立及姑死而節婦亦老矣有司以其行聞於
 朝旌表其門族之儒者王崧為記其事而季意機為傳其後子
 子默又寓書中書舍人黃養正求諸朝士之能文者得詩若干

篇彙成帙後余題其後余惟夫死守節女婦之常然後世鮮克
 盡之故有載之傳記見諸賦咏者所以勸於世也夫婦女之於
 夫臣子之於君父一也彼有食君之祿臨小利害不能一其志
 變其所守况臨大節耶雖丈夫也願女子之不若觀於此能無
 媿乎故余識諸其後非獨以美節婦而為凡婦女勸而已也永
 樂二十二年甲辰春仲朔日翰林侍讀學士奉議大夫兼脩
 國史廬陵曾棨書

贈詩

自從年少始始夫孀居金石堪廟志不渝此日生因爾存子他年死
 可見吾夫高堂容痺風難定舊榻心堅月共孤為勵頑風旌苦

節恩光豈獨始門閭
建安楊榮

境破鸞孤祇自悲豈無膏沐竟何施夢來猶憶三從訓人去能

無九地思教子獨看書在手閒窓惟有月當幃白頭未盡青年

淚何意光榮在此時
臨江金幼孜

安陽有賢婦二紀失所天有子方在乳有姑已暮年生死竟誰

托之死矢靡彌堅寒杼織幽緒孤燈抱愁眠辛苦三十載而今

大義全哉中蒿石浩滄溟淵海枯石可裂令德誰當捐

夫曰古之始也... 文江羅汝敬

結髮期偕老青年忽見遺菱花寧復對膏沐不重施身操何人

勸愁腸祇自知此心堅鐵石豈在表門時

女

崑山之東滄海西影閣旌賢蔡氏妻五箭無殺鳳已逝容成照

影鸞孤栖堂上無翁姑已老老姑料亦孀居早伐栢為舟逐海

波已知婦志能相保一語不回出肺肝誰實契之在蒼昊何須

截髮并殘軀父母委形母草之歸時傲誠曾未忘亦由王氏家

風好上奉甘旨顏孔愉退居和室愁如初三歲孤兒未離抱淚

眼見之如見夫行年五十復喪姑瑤葬如礼不敢渝男既成立

學亦就志捐家事遂閒居人生有似樹華落檢束可作隨流渠

歲暮霜寒倚庭竹抱節不與蒲柳俱嘉間一旦溢鄉里九天思

露濡門閭長葛爛揚短章豔各杼藝好非一書

八月秋風高芙蓉抱紅死霜重粉香零露養蓮房子食栢苦自知傷心憶連理皎之天邊蟾湛之秋江水貞節今應無雙應不愧青史

見環集

梧桐疎雨滴更闌機杼虛窓江曉寒華表不歸天外鶴玉臺猶掩鏡中鸞扶持風俗倘攸叙終始閉門義所安好種貞松間脩竹歲寒冰雪澹相看

見邑志

揚輯家譜成編矣既而檢笥中得節婦記傳及贈詩一冊先文學手筆也記前幅缺其在末亦未竟傳贊少數字詩中亦有缺

廿

者蓋先文學得之嘉餘非舊本也願其存者亦足以風矣展讀數回能無感動夫以一婦事一夫天常人紀人人固有矧當是時靖難死事諸賢如吾邑卓公者聯輝史冊寧少一守節婦人而足動縉紳何子默一寓書中書舍人黃君而在廷名公巨卿遂歌咏而樂道之也誠風之也先儒謂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本立身以名節忠義為本夫士人處為家楨出為國寶立身立朝曾一女子不若其何施面要在培其氣於平日斯有以表豎于他年黃君請朝士詩表章節婦卒以身殉土木之難非偶然也今時際熙隆士先正直忠厚固無所用譚節義事然有常有變者遇之殊而無常無變者心則一此刑家者不可不知此義也

家譜成而象是于後倘亦風勵之徵旨乎丑癸丑立秋日明揚書

祚昌曰大父秋岡府君錄節婦王氏守節記一篇傳一篇書傳後二篇詩五十九篇共一冊中各有缺文缺字先子脩譜時象是冊於後無從求補蓋自永樂已亥至今二百餘年矣宗禎甲申祚昌門人蔡素公忽于族姓蔡啟叙處得見子默公原演冊葉字跡圖書燦然可觀雖篇章不全而吾家原錄所缺者皆幸不失也因得而補錄之其記前缺左幅者恰補滿空格不參差一字是亦奇矣謂非先祖考兩代至誠有以感召之歟惜中書黃養正公書傳後一書篇係吾鄉名筆不

復可得為增恨耳並節錄數篇敬記於末簡蔡啟叙象先妣

蔡安人族弟素公族叔也辛卯夏日書

王瀨自撰墓志

瀨字如淵姓王氏永嘉人十世祖諱開祖宋皇佑賢良方正世所謂儒志先生者也曾祖諱益大德佑中拜右文擢殿元國子監丞陳公旅銘其墓祖諱興元温州路學清縣尹浙江行省員外郎王公銓表墓父諱昇孫號朝玄處士其墓則國朝湖廣按察僉事趙公壽所銘也母潘氏諱道專瀨自少知讀書不事生產稍長習科舉文年二十執詩經登蒼巖先生蔣公文質之門而卒業焉元末世塵蓬勃兵戎載道台方明善假朝命來據永嘉蔣公辟地於閩時浙西道阻文學廢墜淵章公去科舉文

取歷代史及唐宋諸大家文讀之。與鄉中諸老高公應文、陳公叔晉、孔公正夫、陳公子上相與切磋。遂航海入閩，謁蔣先生。一時名流多所許可。內附國朝郡守湯公遜，連以講理禮備史薦。不果。洪武三年，設學校，湯公札致為郡學訓導。明年春疾作，謝事未幾，監察御史達公理率諸生陳偉等四十人，力請攝學事。僅四月，浙江行省以明經起，遂行至省，舊疾復作。即中梁公瑀察之，故還。是冬自謝池徙居城南蓮塘里，養親讀書，不涉世事。洪武六年，朝廷舉保秀才，郡邑以淵應辟。然疾猶未愈，不得已。赴省，母不憚曰：生子不得朝夕，亦真為哉。至省復還。自此杜門養病，足跡不歷城市。數年間，獲長侍母側，而郡邑兩學諸生日

以

來考業。洪武廿一年，永嘉知縣高進教諭張孟儀諸生姜柱等如干人相率勸請教邑庠，累辭不獲。明年正月，供職在學三載，無所裨益。且諸生前後來問業者雖多有入太學中選者，謝亮等如干人有由科舉中選者。黃達等如干人平日交游，今皆亡矣。廿四年冬，老母不幸，復以疾卒。淵竊念自故元至正十七年閏九月，父處士卒與吾母依倚三十有五年，中間應酬門戶，奉祀歛賓，向非吾母之力，瀚何能得自立，得玷名於薦紳之末哉！永訣慈顏，益增悲感。矧今齒落頭暈，氣力不支，自度不可長久。既自為歸藏之地，在建牙鄉亭山之原。即父母墓側，又為之櫬。爰俟大期，以時服而殮焉。淵生於元至順辛未十月廿八日，終

於蓮塘里享壽如千歲凡三日附葬妻薛氏繼娶胡氏無子立
從子懋之次子拱為後所著文藁四十卷詩藁十卷淵竊自審
無功德於世寔媿祖父不敢煩大手為墓上之文故自叙其大
畧如此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四月日志

開元教寺齋田記

蓮塘先生王瀾刻舊碑志

中國之西遠數萬里有國曰身毒其國有佛號釋迦牟尼以一
大事目錄出現於世在靈鷲山中演說經為妙法華問玄顯
寔開迹顯本甚深無量究盡諸法寔相是經中王名最上乘豈
有圓頓復過於此其舍利佛四大弟子五百弟子地位高下悟
解深淺故三周說法不同也陳隋問天台智者大師發弘大願

荷負大法持誦是經至藥王品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身心豁然則曰我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藥王燒身光猶未殞
此蓋持誦得悟者同分經文為三序正流通又從分為二約迹
約本各序正流通是經是世間不可思議如觀音之三昧藥王
之苦行嚴王之誓願普賢之神通皆以妙法難值深勸流通之
智者大師果由是寂而入定則流通之功不為不大也温州開
元教寺比丘至剛得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遂得法華宗旨或
遇朔望鳩集緇素流通是經將俾夫一切含生悉悟本心同明
妙理猶慮以而有弛復為置齋糧之訟乃可以悠遠也其徒曰
春曰通等佐之歲月逾邁既久豈無智者大師出焉苟能

求如來法究真實相亦知舟筏之存乎是也雖然吾儒之學具載簡冊昭如日星人非不習而讀之踐履篤寔幾何人哉余又重為學佛者懼固宜求夫至剛所以流通是經之意則不為徒然也至剛及余方外交謂余產識內典求言刻諸石用示將來夫一性圓融本自具足雖非在外文字形容之即此可以知至剛善其心矣記不敢辭凡置田以相其事悉列於碑陰

書戴思大傳後

見合溪戴氏宗譜

余與李吉之同師括蒼蔣先生時從游之士無慮百人而吉之尤清慎距今廿年矣吉之處於山林足跡不至城市中書問且不及近友人陳叔向館其鄉自得訊焉一日叔向出戴善續傳

乃吉之所著鋪叙有法議論不苟余知其久於山林而學問進益如此視余汨汨塵俗遠不及矣然吉之簡重不妄許與而為善續著傳其人者有足稱者觀覽之餘自志於卷末洪武庚戌正月十日王瀾書於謝村草堂

興江心寺重脩西塔記

見江心志

今皇帝際中華景運朝廷清明海宇寧晏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即學佛之徒盡演經文夜習禪定亦復優優坦坦矣民生既厚淨業無礙於是推其餘力興作佛事沐浴休德一何侈也江心禪寺甲勝東南其地據江之中穹宇與殿傑閣脩廊勢若浮於江上往來者詭為奇觀東西有山山椒皆塔其西塔屢壞於颶

風簷輪闌檻不振將陞任持勤公自牧合寺僧光公絕始等謀
於前任持剛公直霸剛公遂直任其事鳩工輸材運碑甃聚灰
鉄徹舊作新厥事大集其費縮緡一萬二千有奇計上六千有
奇始事於洪武丁巳冬十月訖工於明年戊午秋八月時尚未
週也剛公夙永其傳介諸耆老請記於余余觀學佛之人凡有
興作必刻志瘁力以苦行肩寔事其教有然也然而事之興廢
存乎人尤同乎時有其時不過其人與有其人不過其時皆無
自而遽成功者今皇帝受天明命聲教四訖與如來仙境相接
得其時矣諸尊宿能發大願任非常有其人矣故建樹易易焉
昔有僧幽現三世乃能合浮屠之項今一載未週遂成七級屹

此

然于怒濤澎湃頽颺鼓蕩之中丹堊炫耀五采成文鈴鐸和鳴
慧燈遙映何成之速也夫豈偶然而得諸此是之宜遠通瞻回
衆讚歎書功紀績垂之將來洪武十二年正月望日王瀛撰

芙蓉外史別號竹石先生

芙蓉外史自傳

王俗字仲質號竹石

芙蓉外史者居越南海上蓋山澤之逸民也恬澹寡嗜好惟善
喜觀古圖書為泉石之游越中多名山水當蛇蜒旁薄氣所匯
瀦勢盡必洩為奇峯殊形詭狀自成天設或如芙蓉蓮花存在
而有挺拔宜遠見人皆以名真玉外史氏當其意得必棲遲留
宿焉外史與人接無忤忤若不能言及過同志必與之尚論

古今貫穿百氏。若決江湖而注之海也。至論天下事。未嘗不慨。激烈悲憤流涕。而其窮愁拂鬱。欣愉和澤之情。一發於文章。自謂跡遁巖穴。無所著見。以芙蓉外史自號焉。太史公曰。余嘗游吳楚。踰甌粵。其人往往能言外史者。外史貌寢。敝褐藍縷。人多易之。由是無遇合。自訟曰。王仲宣漢南獨步時。無有識者。蔡中郎一見。倒屣迎之。吾其終無以自見耶。

贈王竹石

清商扣虛牝。激楚在林端。空濛滉翡翠。戛擊鳴琅玕。掩書起游息。撫物自盤桓。土花碧峻嶒。宿雪護高寒。月幽秀涓涓。水激聲瀉瀉。焚香布桃笙。理琴為我彈。奏設石上泉。竹上鳴孤鸞。管軒

納清歛。臨風面層巒。寄傲有餘樂。無營靜自安。何須居終南。斯可掛吾冠。

三

潘氏山中王子墓。我來搔首發長歎。人情謾說論交好。友誼惟應送死難。送淚豐碑春雨濕。傷心宿草暮烟寒。行窩賸有詩文在。幾度思君只細看。

昔我無子事興子。遊頰驩竊聞子之性。善惡混又善隨人俯仰。

余不敢睡也。至中山始與子密謂有以蕩吾之胸作吾之氣使
吾得與新豐高陽之徒相從于廣漠之野以抒寫其生平之抱
耳子不克念予之懿導予之祥乃誘余辟長余誓天迪厥衷乃
自悔禍懼子之傾覆我也。是用疏於子或者子不善我與我觀
斯我得免於戾矣子實厲我而恐愚于伎又左右迎逢多方以
誤我我不敏不能洒然脫去復出入于子蓋不悟子術之逆施
也是子於我構隙已滋義不輯睦苟子德涼薄亦子之所棄也
子交天下士亦多矣始終不忤者亦寡矣非明察固守之士鮮
不陷於子余固知之矣物必先腐而蟲生焉人必先惑而間入
焉予不無自致也子昔善于禹竟亦見棄予敢謂愈於禹故不

敢不與子絕惟布腹心與執事圖之

山居雜咏二十首

芙蓉外史王休

刻東甌續集

扶桑日出曉曠々桃樹花開一線風黃鳥數聲人未起小窓只
在碧雲中對春山台風管響不聽長吟白雲臥
黃綺由來是漢臣高山隱去紫芝新誰知鴻鵠高飛日羽翼先
成爲此人並云對春山台風管響不聽長吟白雲臥
柴門掩雨不曾開石徑蒿多少客來只有林間雙白鳥晚涼漢
上自飛回翠羽空雲影紅雲紫山蒼色雨血青風色可
江上船回唱帽郎聽歌長喜據胡床等閑躍足清溪尾水發桃
花煖似湯頭

山居無事聽更籌惟見蟾蜍轉玉球
坐到夜涼清不寐笛聲只在水西樓
巖屋高閣翠作重雲深瑤草碧成叢
只消雨過看圖畫何用移舟入剡中
不覺開成並蓋更爲春來心亦林間
白鳥知新柳樹青之近石樓春明山
色上簾鉤道人醉後眠吹笛長庚蟾
蜍出海頭吳興剡中剡志繁並海
維嶼嶼高非即巖夫小窓夜靜撲春
蟲山合風聲響石鐘投隱不知身似
客白雲相伴自從容熟動名職
耕田一畝風黃鳥鳴聲入衣裘不
見說龍歸滄海頭海天風雨洗清
愁柴門不出已十日倚過溪邊第
幾樓

十

籬邊移菊及春前秋後看花對客
筵試問陶潛歸去日有琴何事却
無絃法妙賦詠日新心士樂天
性空自味相餘樂境具清溪頭雨
歇照晴暎起看溪頭一夜渾幽鳥
數聲山樹碧白雲依舊掩柴門
餘天味自熟草酸談多莫向
道前問吾言只所歸山南山北野
人家樓上春風吹柳花餵得吳蚕
三百簿却之細雨響縑車
翠不詳開寫情林畫圖畫山人
歸之相時盛止春東西家女子碧
羅裳一對螺鬟沒之粧年少才郎
重回首風雲流酷似駱賓王
重直重林聲春歸雨教林
早起科頭髮不梳門無俗客稱幽
居閒凭石几脩文字偶閱仙人相
鶴書

竹徑松林避暑時
細泉鳴咽碧澌澌
清風一榻涼生袂
坐看苔花長石脂
野人門巷碧雲連
雲外松聲奏管絃
向晚雨涼持短策
綠陰深處聽鳴蟬
遶屋青山翠不乾
開窓都作畫圖看
仙人海上時相遇
乞得囊中九轉丹
清狂嗜酒發天和
白嘆經年酒病多
莫向尊前問奇字
只須聽取醉時歌
山根茅屋起炊烟
初日曛曛上碧天
野老自知畊稼樂
教兒貰酒不論錢

漫山雪似春花好
草屋蕭蕭只數家
老姬也能知客意
石窪汲水煮新茶

山中感懷二首

別去山中不記年
故人相見思依然
蓬萊弱水猶淺淺
清滄海田幾變遷
天上鳳麟方出世
雲間雞犬自成仙
龐公豈解終高隱
投老仍耕峴首田

山房清占白雲多
溪路灣灣少客過
風定小窓飛野鳥
雨深幽谷長金鸞
文書入夜燃藜照
短榻衝寒扣角歌
天下只今聞玉局
欲憑青鳥問如何

漫成

天上秋風夕清虛古廬寒秋因脩玉戶折得桂花看

竹齋圖

溪上茅齋幽趣深石床飛翠玉成林山行白日看龍化路入青
雲聽鳳吟清影墮林傾碧酒秋聲遠屋亂琴十年征伐雙蓬
鬢客印披披圖思不禁

送葉山人

天台山中春正好早約扁舟獨自歸白屋高眠無俗客青囊閒
檢識深機山雲幽谷不成雨溪鳥避人長亂飛我欲相從問劉
阮漫携藜杖叩柴扉

次戴文祥歸田韻五首

歸卧蕭齋老此生懶將心事問君平投閒自覺襟懷好傲世惟
知衮冕輕雨過滄江雲樹密日高清嶂石窓明十年結得漁樵
約似向林泉太有情

不向燕然問勒銘獨携短策扣林高避人好鳥銜風去隔水青
山照眼明詞翰有時題負版釣絲何處拂蜻蜒忘機愛得閒人
趣款枕西窓夢未醒

浣花溪上下居成投老應無吏隱名每向尊前掛短髮不隨年
少清長纓竹間採藥青猿出石上調笙紫鳳鳴為愛高標無俗
韻四時風物有餘清

野迤迤迤度石橋娟娟脩竹翠旌搖踈籬曉吠眠雲犬高樹寒

鳴泣露綢袖拂琴絃留客奏香縈銅篆隔窓飄歸來陶令多清
事更向春前種菊苗

老去幽棲還自適詩成應遣和羊何到家杖履登臨遍回首江
湖感慨多草閣正紅蘭葉佩水鄉頻聽竹枝歌絕憐門巷塵囂
隔有客常從醉碧荷

寄兄

江上冥冥雨似烟鶴鷓飛急渚沙圓十年書劍貂裘老萬里兵
戈羽檄傳旣藉窮途空自歎馮驩貧甚復誰憐天南天北雙蓬
鬢漂泊還同不繫船

書戴思大傳後

戴氏譜

作

太史公作史記有列傳以志人物後世之為史者皆祖焉夫士
之有祿名功名者始得傳於信史然而窮陬僻壤人有一行足
稱而弗克自見亦何以傳信耶猶幸能言之君子或取而著之
於文其言苟可信於世則賴以傳可以輔史而行焉此李吉之
戴君傳所以作也今天子敷教化以厚風俗輅車之使巡行郡
國博訪周諮宜有采之以上於宦史官則李君之所以樂道之
者豈不在茲乎洪武三年正月望日王休書

幽堂志

嗚呼先考復翁先生棄其孤之十日先妣亦隨以歿孤之罪逆
乃不自殞可勝痛哉茲思先考先母之遺事謹叙世系節畧王氏先世

居淮南祖諱侯相閩王後有諱英者徙溫之瑞安再徙郡明倫
里三傳祖諱開祖偁鳴理學於濠洛之先學者所稱儒志先生
也高祖宋右文殿脩撰曾祖諱良臣祖諱成孫在元俱不仕祖
妣劉氏生先考方強祿而孤祖妣年二十九克勵苦節以保孤
存祀為志風紀採其跡以聞恤曲下而元社屋矣內附守且復
上其事詔褒異之樹表里門優復終身祖妣猶勤維續延元
性善俾考就學不使一窺井里不正之書以故先考德操嚴潔
經子史淹通旁及華扁管郭之言無不博覽其脈利紛華
沒如也鄉後進多從學焉歲時薦獻哀毀如袒括痛恨葬薄不
足以報所施輒不茹葷飲酒終其身竟以疾卒妣陳氏早世先

叔

妣趙氏宋卯郎曾也以考孝淑相考祖妣疾衣不解帶執喪猶
盡禮以哀考得疾而終嗚呼痛哉子一宜嘉娶陳氏性行純謹
歸甫一歲卒今奉考妣之柩厝於建牙鄉幽貞里五峯山之原
以先室祔于姑側孤無似不能闡聞吾考妣潛德之光然歲月
不可以無志遂書之考諱公信字仲允行先以復翁其號也生
於元至正辛巳三月廿八日卒於永樂壬戌二月六日得歲壽
七十有八其所著有道器集蘭竹齋吟稿妣生子元至正辛丑
十月一日壽減先考二十歲室生於洪武辛未七月十七日卒
先一歲考妣卒之明年己亥季冬甲申乃葬之日月也嗚呼痛
哉孤哀子宜嘉泣血恪志郡人梅廣生填諱

麻城知縣王士先墓碣

編脩劉現撰

刻編脩雲霞遺集

士先名紳，姓王氏。上世自五代時，繇閩徙溫。十世祖諱景山，當濂洛諸儒未作之先，倡鳴道學，講下常數百人，有景儒志。編行於世。高祖某，宋國史院編脩官。曾祖某，好善樂施，元賜號玄谷處士。祖某，父某，隨分居士，教授於家。士先自幼穎悟，入郡庠為弟子員。通詩經，旁及子史，為文機鍵開闔，珠貫線組，爛如也。橫陽徐宗起先生亟稱許之。同門皆墊首，醉心莫與。雁行者，繇歲貢入太學。太學每歲四時合六堂之士試，而高下之士先兩得第一。朝之大臣與祭酒司業，過詢以諸生孰優，必以士先對。博士以下無不盡然。永樂改元，薦入內廷。士先吏事明敏，且素精

慎，奏疏之入，勅旨之頒，雖踰時越月，悉記弗遺。給事咸才之，考竄除黃州府麻城縣知縣。階承事郎，到官未幾而卒。時歲癸未十二月十六日也。得年三十有四。娶劉氏，現之妹也。自麻城函骨東歸，隨分翁時年七十餘矣。哭之盡哀。以其卒之明年十一月某日，葬於孝義鄉梅坡之原。玄谷處士墓側。子男二：祖壘、宗胤。女一。既葬，隨分翁泣謂現曰：墓宜有銘，其今不圖，將何以示來裔，慰九原？又將何以塞垂老之悲耶？子職隸太史，且辱在媵，姪於執筆為宜。現不獲辭，遂忍而銘之。銘曰：

邑聚羣黎，子望汝治。堂老二親，子遲汝歸。室有三雅，兮汝慈而命止。于斯吁其悲。

不欲自沮喪。亡何疾作遂不起。嘗順治丁亥七月十一日也。年僅五十有五。先生翫蹊踈放。不屑一切。京師得錢。隨手散去。歿時蕭然。僅圖書數軸而已。善書索輟。畧之。即詩文亦不存稿。其有裨國事。資知交者。不自見。嘗自稱藏道人。而先文學。幼輒恨其不羈。命號曼銘云。既歿。搜其歌詩。僅一卷。配縣前金氏。生于萬曆乙未八月。初二日卒。於順治壬辰七月廿四日。不宜男。生女一。適里中胡得靖。而先生亦以長齊久。不復為嗣。續計仲弟祚昌。以長男晉庸。繼其後。晉庸邑諸生。娶鮑氏。即武尹武女。繼華。滕蔡氏。生孫男華。孫滕。孫茲。以順治甲午十二月廿二日奉柩窆於龍山之原。而金村穴首丑趾。未祚昌為之銘。曰。學弗自用也。而友用之。身弗自子。

也。而仲子之自以為能藏。而弗能終藏。其詩詩山之隈。江之湄。而以藏。而其永嘯咏于斯。

供伯兄文

惟我先考。以甲寅棄我兄弟。及丙辰。吾妣繼逝。時公私之務。惛然交集。我伯兄先畢襄事。漸了婚娶。字我教我。有如考之生也。匪惟兄之。而父之。而師之矣。吾兄之學。以無心任物為宗。事來則應。事過不留。是不累于物。而亦不遺物。原與釋氏苦空不同。晚歲道暈。酒往來。大顛。蓋有托而迹焉者也。誰其知之乎。甲申滄桑忽改。吾兄燕卻鱗鴻。罕至。弟輩惶惶無措。幸而扶服南旋。私念白首相依。以娛朝夕。亡何清騎渡江。兵凶交逼。一兄一弟。各竄一方。歌咏寄懷。哀猿夜泣。今春抵夏。漸復舊居。

不謂吾兄忽焉病作不旬日遂奄然也吾兄本念寧靜
病不失主雖迫危萬自謂無病益病在形氣與吾兄無
涉也今舉世稠蟻凶禍無定有生或不如無生矧吾兄
通知之字不以生死二字復見雖非佳令足供祀事長
以繼長倫序宜然知吾兄之安之矣獨念弟輩漸老學
問未成丁此凶公私無與商量既憂困頓無與告語不
能不罷鵲鷓之章而痛哭耳生者為死者悲者死者恐
復為生者悲一茗之供且以了今朝之舉而已明日事
未可知也與言及此可勝掩泣

莫王玄啓先生

李維樾林增志

今夫五金鑄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鐔金鼎戈盾欣
然自以為用也其責者迺為清鍾大鐻度於明堂之序

而歲不一試未底試而所欣然自以為用者散矣是罷
責也若吾邑王伯兄玄啓先生其亦不必以用之者乎
兄自幼穎拔銳意制舉劇性刻致究極勾變擔材博而
命旨玄即世所稱誦名家若不足王子觀也三試省闈
忽而意慙盡焚所為制舉菴託之浩歎狂酒諸不屑意
人或才之而憐之曰何乃使王伯子落魄不得意也然
兄才日益鍊文日益雄詩歌日益放行草書日益道上
而貧困日益甚而志日益自藏余嘗吳史虞仲翔謂已
疎節濶目歿當以清蠅為吊客及太史公自序欲藏其
書于名山大川誠見挾道傳顯於順風加聲之地黃金
購而白璧酬都非相知也寧晦諸兄之意或此弟輩
素托肺腑時辱問棹連歲同遊燕邱弟輩鞅掌馳驅日

勞難御言者近也

不暇結兄扇角中騎虎馬走塞外欲然自若都人士間
議薦剡俾侍禁御備顧問生玉堂執彤管以補一代之
闕兄則仰天大笑已復大呼蓋是時已知事不可為奉
大雄教對伊蒲餒有年矣旬旬南旋兄禪悅愈深日往
來於雲頂萬松諸刹間至如一切老圃報魚花無恙即
開南華展素問興盡而返他非所賦亡何鵬鳥來翔
湘南賦就思即病竟坦化去嗟乎季子之劍尚留
異時中郎之書已得所與又何必用之為用而不用之
非用哉第筆暝雲滋歲歷雁生悲危言一稿聊以見江
南之賦之意云爾安敢以兒女之泣見恚於達人也
自贊并小序
乙酉隆武改元此君年五月十有四矣圖像既成
示人而人莫之識也不復倩人題勞自贊之贊曰

謂似則是是則不耳過去見未孰分此彼司筆登帝子
了然皮髓吾無下俟

香校同不識

按元真避亂不獨有東生注
五律一首此蓋其元和後作

檀常作頭
弟註卷

題

王微昌元啓

流移能擇主且作用門人墨子所悲跡宣尼曾問津古
師各有道今學必超塵可慨中原土胡氛混楚秦
戚之奔馳者冠裳顛倒人曰歸吾未卜問道爾其津魚
鮓充家餒猴猿掠甌塵山中有良友且共讀先秦
况避膏管各弟向海門東音信各難及離憂共此中幸
似人似玉恰值月如弓暫緩譚家計相携御晚風
抱痛眠艱起不知旭已東悽悽秋草外蟬夢驚中說
鬼強煩客疑蛇已解弓吞聲念疇昔何處大王風

寒夜玄錫弟過譚

爐火驕空房寒燈更獨擅閉閣抱孤影攤書閱生面弟
披月忽來酒霸腸猶戰不數語輒還飛步疾于電

湖上獨酌喜章玉人暫歸

止庵

湖西閱癡慧清尊達富貧攤書曾別眼移榻就風籟聊
爾延初夏欣君慰老親壯遊雖可耐慎弗染縹塵

已卯除夕寓府城玄錫弟樓上

問君何夕歲云除醉後挑燈但看書忽憶童年心累寡
整如此際世情疎眠餐依弟不名客登覽呼朋儼卜居
半寢夢游雲外寺扁舟輕泛雨窓虛

周易敝書序

李維樾

少時與王玄翼讀書虎溪力屏訓話日拈一卦筆追所
見怡得其影亟投竹筭不卷異同每而目各出其奇相
示兩人驚跳如獲異物然此不過一時借以磨耗其少
年雄宕自喜之氣非遂謂古聖人立象徵諦所得淺窺
隙而強射覆也其後玄翼探索富有研妙象先或折諸

家學或衡以獨見數十年來食寢其下不減當陽左氏
之癖而精誠所至恍若寓內新奇句出運會迭更事變
人情物態無非易理迨玄翼以鳥可已之答安在善易
者不言夫易既運之使言故其言皆翼經註道天人性
命之微如兩曜四序代升循至不鳥駢枝自然風光凡
有聽觀無弗頌所雖言亦未嘗言耳自漢魏以來以易
名家者幾數十百人而各不相襲蓋易以象教原非死
局心無靈氣則生面弗開識得天地間自然之易則言
隨不可惡即不言之默而成彼儒先訓話及支離覆逆
之言皆可禪世而必謂易幸不反於秦而晦于諸儒過
矣過矣玄翼學有原本將以易理出而拯世余為吳令
屬海宇多事書函同憲時進諸生譚易於是飛書虎溪

山中具筆札受玄翼所著新以象先之教為百務之宗
先而即於雜書紛攘之中見一畫未分之旨非僅以佐
松塵伴甌茗已也玄翼之學余先于吳竊其一當他日
後先運會而裁成萬有玄翼端孰是書用之肆應矣周
生麟美者深契斯旨並請壽諸梓因弁其首以畀之

周易啟書序二

許家
浙江宗師

予較士東甌得王生卷讀之玄心為理一似輔嗣之銓
註易一似子玄之註莊遂評其卷首擬之王鄭云比徹
棘生則手携周易啟書就政於余余曰嘻生果輔嗣其
人哉披讀至乙夜初似畧舉大義而已而微象曲旨蓋
無不串洽無漏者至于河畜大衍卦變諸圖尤為獲前
賢所未有生益數十年啟褚而得之者也夫易之興也

要于百姓與能韋編云絕而雅言不及易豈非假象樹
訓有非願氏子以下可廢幾者哉絳帷卓坐博論非繁
醬翁籀巨隻詞稱要易固不在文字間也啟書得意率
在言前上、人不可與語者余昔從伯敬先師論詩輒
與譚無聲之韻余亦輒用無文之易酌之兩、意旨如
石引針此非空王、也方諸非

非火而水

出焉傳不云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

車兵農禮

漕也塩諸凡可以盡

性命之能而左右吾百姓者矣夫寧外是不然制舉小
技也風簷之下生不能不因以見端余非有東方射覆
之術而有以知生豈無說而處此生其未可以量測矣

黎宗師復書

黎元寬

浙江宗師江
西人号左巖

曩以闕觀得知文章之一二未料亦識此以賈罪自是
當絕口不敢復言管城子並謝去久矣翁見猶以莛羊
真足嗜乎可謂厚道古處愛而忘其醜詐不佞果之以
當此也著作日富兼得與良友砥礪知進德未可量易
書問已聞一班今乃得卒業真可與王輔嗣蘓長公共
有千古不佞雖無文然亦嘗從事此道者何能諱其陋
不加一贊詞時以歲晏前人言務暇而窮子願多忙坐
此不及把筆春來必圖報命幸弗責遲慢耳草略恕
何日當一晤語

自謚墓誌銘

王祚昌

王仲子名祚昌字玄翼字德志先生後至我明有諱瑜
者贊豐湖鄭氏遂世居豐湖里祖邑文學杜岡先生諱

一桂父麗文學心察先生諱明揚母西覓蔡氏再索生
焉幼多病為二人累十餘歲庭訓周易頗聆言外之音
比稍長復聞朱陸同異歸一餘妣意豁心肯支離之學
不之感也十八補郡庠弟子凡七赴省試不薦隆武元
元以次應歲貢適清兵至遁石岡山中當事者復以名
應辟因謝弗允然卒以不赴借來學發明先子之教信
悅者衆著四書唾餘周易啟書行世易菴詩文集存若
千卷藏於家兵荒困頓遷徙靡常氣骸血哀勅成宗譜
因自撰墳誌以遺後人蓋五十七矣其餘俟他日另具
在方銘曰
誌人多諛自誌多遜余弗欲人之諛已也而又弗敢自
遜固哉蓋將以下諸後人

負笈吳山雲居寺偕季弟

王祚昌

帶雨鬪雲居新陰溽暑餘有僧分與榻無石不堪書兄
弟聯床夜文章一函初有懷先世訓歧路有可踏
避亂石岡尋王季儀山水山中兩宿訊余伯兄季
弟耗時伯兄托跡佛廬季弟書室作虜營矣
避地均馬客尋伊又作東連林雲幕裏咽語兩聲中華
架分經案書研掛韃弓訊余兄弟耗滿聲一悲風

前七歌

繫惟我皇祖塗山起驅邊群胡似驅豕成祖神威播北
平廣漠無人方極已列聖繩繩捧金甌二百七十有七
祀誰知小醜偶陸梁驕兒一突成拋毀吁嗟乎歌兮歌
聲軋皇天不怒我恨殺

我生之初神龍亨鴻穆不動蛇虺清一傳再傳貫璫禍
忠義欲盡元氣併可憐年少不知兵比老乃與狼虎行
吁嗟乎歌兮歌漸高西山相對起哀濤
咸皇肇藩服兢兢業業性成神慧夙手扶城狐嗟吐問色
聲不動群靈服無如病已入膏肓縱然神巧難救復齊
魯蝗飛盡晦天兼之旱魃人相肉關流各起騷內地小
州川楚恣屠戮東西兩虜門路熟入出無礙穿心腹至
尊衛里為點黎撤御減膳向天祝早賚仁賢共勦扶穀
憂誰料唯堯獨文人抵死爭門戶武臣忠探深寃讞寇
櫛兵斃皮肉空民既不堪君禍速封書朝上報戰功未
暮棟頽巢已覆開門揖盜降旗暨九重手尚批書牘自
起伐鼓召諸臣濟濟班聯赴者孰君死社稷無復辭昌

湖髯墮知無惡后妃公主隨雲較一朝聚向玉皇哭試
 問殉主復何人唯見階前小奴僕恨之恨之復恨之數
 百年來誰爵祿此時虜尚未入關乃反驅狼使逐鹿建
 首躡入寇川徒長江以北捐腥族吁嗟乎三歌兮歌流
 血地裂天崩不可說
 長江長江限南北前者既蹶後應力不思雪恨恆舊疆
 乃反躡之長新遷奸相嚮爵狗續貂四鎮磨牙虎而翼
 怪矣聖武龍興資彼蚩夢輕拋得吁嗟乎四歌兮心
 膽酸仰天未能生羽翰
 兩都既盡誰復望驕兒立馬吳山上胡笳侵曉逼錢塘
 六帝哀魂今又愴唐王正位傍三山盡委魯藩作屏障
 同舟遇風各一心唇亡齒冷同歸喪吁嗟乎五歌兮聲

息微水田漠漠雨霏霏

我歎我歎信如奎底魚彼都不淑此馬如飛來虜馬四
 十餘可憐鬢髮一時虛闔門待盡計亦踈奉身遠遁尚
 俟諸吁嗟乎六歌兮思遲之媿殺古者匈奴未滅莫家
 為固也興哀非一朝男兒生成血性自難銷離之滿目
 信無聊普天肝膽誰能料吁嗟乎七歌兮歌方哆拔
 斫地六鰲起

後七歌

有客有客誰家子蓬頭不于石崗裏饑乎朝望北方山
 雲溜矣暮飲南山水此山南山尚可移愁緒連之似無
 已吁嗟乎一歌兮喉正枯仰天未能呼鳥
 有髮有髮幸已白在處相依勿棄擲一朝滿眼變胡兒

到門為爾加撈索形影相看僅數莖深山更深躲無策
吁嗟乎二歌兮歌聲吞壑風夜半號孤鬼
有兄有兄遊窮谷與病相依抱枯竹有弟有弟獨尤酷
健兒入門恣通趣兩人各瘦我不肥思之何以飽其慾
吁嗟乎三歌兮歌已悲黃雲亂飛草離離
有妻有妻共侍余傍紅米作糜白作湯荒村日暮宴餘
張懸動借貸向娘行挑鐙補綴爐灰冷層層指裂不忍
當景時翡翠散何方可復問得嫁衣裳吁嗟乎四歌兮
歌思狂徘徊不下牽牛郎
有兒有兒生偃蹇頭角未成逐羊夫大者當門遺話凌
拔刀欲斫幸而免兩弟往來走石崗髮黃齒歷足重跡
吁嗟乎五歌兮歌神傷田間牧豎三三兩兩何尚羊

有女有女長深屋女者二七小方六但聞長街唱導聲
何曾夢見住深谷妙學河母吹淫柴妹逐見童拾滯穀
屋漏地歌不可行欲歸不得抱頭哭吁嗟乎六歌兮歌
欲摧朔風凜烈催早梅
有命有命非我造投金大冶任顛倒失馬得馬搃難知
碧翁位我多應好不見樵悴南歸同學人置身鄉相與
不早吁嗟乎七歌兮歌且悲蒼天為我捲幽陰
阻亂不遂暮祭雨夜志泣二首
春露滴哀柏條枝未遂攀文章埋世烽火阻千山子在
夏思遠見生福命慳長號歎假寐永賴淚階
環鏗待坐日比戶讀書聲論易盈虛代夏見運會更顯
衰難越教感舊劇傷情未獲伸時祀愁懷共雨傾

明貢士易菴王仲子亡室薛氏壙誌銘

室人薛氏名國順字遜卿行茂一霍山尹魯川先生諱
繼忠孫女也文太學上舍諱思訂世南門林氏週而喪
父七歲喪母霍山公見仲子文音之奪衆議歸為室人
急于成仲子名脫簪珥勤臬劄佐仲子學然竟不偶比
清兵至偕遜山中困甚無病也復用以慰仲子仲子故
終不仕仲子多病每思籲神予仲子齡固辭方已病久
毋無嗣以資助葺其先祠奉主配享延稍憚時囑兒曹
慎無揭帛傳像蓋冥合司馬訓云素健行忽病不起豈
願力固然乎時乙未五月十七日也距生萬曆庚子十
月廿八日僅五十又六男三長晉庸邑諸生娶鮑氏即
武尹諱武女繼蔡氏生男孫法莘法騰次晉康邑諸生
娶陳氏文學諱天球女生男孫法愷女孫法翔法昨次
晉廢聘魏氏女二長敦淑次敦柔庸繼伯子後廢淑蚤
世仲子名祚昌號易菴明隆武歲貢士手治茲壙以丙
申十二月十一日舉室人柩窆焉廢與淑也附拭淚為
誌系之銘曰霍山貴余乃歸子貴非其時宜順止
安處茲穴焉後祀

奠姪婦薛孺人詞

明旦明球等

吾姪玄翼幼奉庭訓方試童子時孺人令祖霍山公見
所為文而奇之以為國士少雙目通媒灼曰願以女孫
奉箕帚是秋玄翼赴省試不薦公謂孺人曰安有才如
王生而長貧賤者乎孺人固幼失姑恃長於婦人之手
而吾玄翼時復丁內外艱吾輩竊孺人當不諳內政且

不耐為孤子孺生婦孺人至則主中饋肅祭祀賓客勤
泉劄和鍾郝內外無間言吾輩目為玄翼喜曰何以得
此於孺人玄翼發憤下帷不問家人產志知諸務委孺
人孺人則亦曰懷安敗名古識之于是玄翼持試則讀
書仙岩就試則讀書吳山孺人盡脫簪珥昇之俾成厥
志玄翼一蹶而奮再蹶復奮至六躡鄉棘竟以明經老
孺人始憮然曰命也夫亡何滄桑忽改天在山中同人
拉玄翼之閩思存冠裳之舊比末裝而東訊不守矣孺人益憮然曰
命也夫兵荒游至吾甌虞帝玄翼有壻東之歿孺人有庶門之
歡常事者後以玄翼名在辟玄翼且賦詩見志挽詞謝客終與孺人
偕隱矣玄翼讀書於外孺人佐以膏薪二子讀書於家孺人課之無
缺玄翼雖遭時不偶而能以先公徑學布於海內傳之後人天豈盡於

報茲翼若即之翼之豈盡於報孺人且玄翼今若節不貴曾何止以不貴哉
稱霍山知人手孺人以為然其領而身之

按元聖先生傳志流寇陷京師下有吳桂引清兵入援遂極神荒宮先執節
不屈削髮蓄寺索急出之暗刑矣魏先生為政醫家扶蹶然送草藥為
名密賂守者得不死五十字指極乘間遁如云原稿如此夫後人用墨筆抹去
蓋國初時草野私言未識天與人物之義必身為遠民故是故國之忠也三石礪網亦
不教忠若好國有大若之取曲諒而且取於此也伏讀

統而論身以為勝國遠在於我國宗間有干紀之誦彼若為史主不逐亦黃仰思
才度如天用意深遠矣今叙以史原文補錄於此俾後之論林者先若不為吳詞而元聖先生
風義之高亦可以不朽矣光緒改正五月廿六日止文記

攜夢堂詩序

楊文聰字龍友永嘉
尹吉州人

少喜為詩稍長從先君宦遊四方所見名山古蹟輒
形之篇什雖不能至而亦自以為知詩已而留富白門
日與當代稱詩者更吟迭和遊情殊愜而詩亦稍之進
矣頃復沿牒永嘉此間山水秀麗甲於東南王謝風流

宛然如昨乃以簿書蘇州訪邑中雄文之士無如梅子
贊臣王子玄晰李子穎少筆與予皆稱莫逆而玄晰復
工為傳奇樂府長於詩歌磊砢英多不可一切余著其
下著藉夢集讀之或傷時遇或吊古風渺滄流以寫牢
騷雜鍾石而娛情志孤鳴合奏殆不一節大志拔新領
異自成一家名章雋句時逼口腕而出不必苦學古
而資稟自高興古人合者十恒八九名下固無虛士哉
玄哲持此以往務為遠遊藉江山友朋之助以昌其詩
詩壇可狎主也昔詩人王仁裕嘗夢滌腸於江顧眎沙
石皆成篆籀由是才進並進余謂玄哲之詩自有別腸
豈必輟翰驚夢而後稱奇在行矣郵筒往來幸借梅李
二子數以新詩見投庶其有以起予乎壬午仲冬吉州

友人楊文聰題於蘭江舟中

髯姝序

趙紹昂永嘉學

昔者共工折天傾北賴媧皇之石出尤戰堊指南侍玄
女之針開闢功名婦人居半采繁汎相其小者矣若乃
精騎十萬師越女之揮九娘子一軍對秦王而犄角六
飛較獵一面當熊二婦射箭並能擊賊何必鬚眉英爽
廼稱矯二之臣哉即如深井聶榮壽弟名于不朽酒泉
趙女誓父怨之終伸白刃夜闌立殺東門草畫黑山暮
宓不群河北水堅斯皆有裨天經動閨至極至于金來
魏博羞外宅之健兒玉擁于闈屈鄰邦之妙手或報公
子之德不惜卧內之符慷慨酌知艱難卒靡憚方諸國
子曷以加茲他如大嫌雙劍小女三鬢荆氏寡妻車中

子龍蛇伸宿通草蘆于夏端猿拙於騰飛追念珠於擒
上魁推渠帥隱入深宮首盜讐家橫行白晝或傲侏有
垂名教抑任俠可備緩急者也世變遷流人材參錯陰
柔之氣亦降繁妖官趾小君微側動漢君下瀨之船遼
陽老婦蕭妃搖宋室北邊之苔藓現窟上誌母夜叉之
名楊子江中樹北將軍之幟花鏡粉陣翳日漫天雖言
播一方臭遺千世抑亦恥為祿二男兒咲彼長髯如戟
臭通舟一盧舟釣徒於斯發憤著作傳奇命曰髯姝資
其姝咲有味乎其言之也嗟乎梯榮媚主髯假姝形墮
乞羞夫妹髡髯骨自古而然彼書往畏事猶勢處其難
若女子譚兵固天鍾其異者矣

懷伯仲二兄漫遊金陵

王會昌 撰

按合天以下各是一律法句
第十首同為一送是志別
善詩法感時之作

南都遊屐近何如歲逼青陽冬欲過不是江湖淹劍
鳥還將忠信涉風波某莫亭上人應少春竹池邊夢孰
多履道六朝歌舞地何妨懷古醉新醪

宿豐湖通草叔有感

樓臨古渡入窓開夕客西湖今復來雨聲霽依然山翠
入人喧仍是野航回含咲凌波嬌日曉緘情待月遡風
遲寂憐出谷聞鶯語深坐顰眉欲恨誰斜陽芳草望中
迷南陌征人赴隴西淺棗奪將螺黛色嬌紅恰與茜衫
齊簾垂妝閣碎風細香襲寒灰鳥語低枝獵長楊知妾
意不教神駿逐芳泥
客散平原暮雨飛樓臺如故主人非涎鍋間篆後歌扇
繡鏡香殘落舞衣填石無情潮自湧托鵲有恨夢何歸

按下原缺字疑是書字成
音少

亭：堤外寡芳意夜月春深語素微

故苑花間問綠茸荒煙如織霸圖空淚痕欲點湘江竹
箕服難追楚澤弓笛暗翔雲喧塞曲舞閒凝碧悵離宮
却原不識詞人恨依舊芳霏春色中

積雨空江鎖寂寥無媒草徑故蕭蕭二岸前落霧幽姿濕
澗底吟風弱態搖玉樹歌殘去語急金微夢斷捷遙光
臺倚徙閒憑吊時見橫舟渡晚潮

胭脂數點綴花茵跡密參差色自勻淺渚臨風棲白鷺
殘鍾帶月咽青燐莫愁湖畔霏長蘓小墳邊故：新
一自美人天上落琵琶寫怨尚餘春

百轉新鶯弄錦成綠楊是畔却呼名玉聽深蹙朝烟散
金縷流連暮靄平金縷流連暮靄平晦洲俞長綠葉雲涼月小窻虛

上卷校寫

不為遊人惜歲春回陌上生

十晦洲前長綠葉碧雲涼月小窓虛雙扉垂柳陶潛宅
三徑脩篁蔣翊居曳杖煙霞新霽後微醺松籟夜鐘初
春光任爾徐徐發掃石焚香獨著書

春暮同李登昌薛震生二兄謁伯兄去啓先生墓

條風波蕩帶斜陽春暮前敗草自芳惆悵一坏地鏡骨
道人今日果稱藏燕遊賸得首五身文藻風流迥未
塵夜雨不須憐寂寞朱家師表在東隣友生兄弟兩
閑情原上嚶聽鳥聲落日感懷不見長江如練
暮雲平

聞章以傷先生避兵徙居詩以訊之

峴山小築面東偏繞堞羣峯護研田祇為羽書搖烈日

送教圖史卷寒烟重遷昨覺成多事習靜還宜惜暮年
惆悵休劉崑未得幾番翹首暮雲連遠

聞仲兄養疴初起口占以慰

暮燕何妨可卜居天涯一望轉躊躇言別後風期改且
喜秋餘病骨藉鷓鴣菰菹未還我輩馬牛到處任人呼羊
來同社嗟零落莫把餘閒逐白駒

清明不遊請菴公墓祭愴然命篇效長慶體

體未往內港防兵滿城余方擬殺別駕署中因代親動又移菴橋寓拈蒼

吾祖應明時甲子誕英特再遷居豐湖綿衍瓜瓞
骨城之東鬱鳳山麓文華聳東南崑山峙西北海外
列羣峯群峯何以碑白石砌出宮青天蔽喬木聚族依
墓傍朝夕憑瞻矚年來屆清明脩祀報明德品物雖不

豐牲牲頗精潔純祖廟有孫拜跪昭穆列文者敦詩書
質者在樸邀真學與激詞趨踴俱不俗充問愧未能從
先端可續往年兵燹餘鶻居已分析尚復脩瞻稀謁
從風昔茲復際海氛撫景增傷盡憶昔童稚年拜跪隨
伯叔踴踏坦之西不能伸手足比來拜坦中躍踰繞墻
砌感此年歲增况延兼行役迢遙思故園烽燧連三日
聞取木作薪復傷林走夜陌上徒芳臨風重悽惻

寓臥別駕劉素園樞密客署不遂梅岡

祖父墓祭懷然有述

梅岡連卓峯苗鬱縮真氣祖父托英靈于茲空遺就繩
繩三四傳椒著保維世于門雖未張韋編尚堪繼喬木
森成林鼻蘭香可佩年之屆履蒿感時脩墓祭姐豆薦
苾苾嗚枕先靈度比未阻兵戈城市如湯沸况復擾江

涓鯨波一何厲雖採澗中蘋誰厲丘中隧哀之偉元思
臨風淚霑臆

秋日哭仲兄易菴先生絕句六首

歸雁嚙之渡海潮傷心極日但蕭條白楊日暮秋聲急
欲擬騷人賦大招 高天露下冷庭闈淚洒空江鳧
未歸秋老荆花顛顛盡却原愁見鶴鷓飛 墻東避
世復何求此夕颺輪作司遊滄海珠沉昏大澤東南風
雅一時休 休劉曾憶寄思篇為慰秋末病骨瘥豈
料陽陰終見妬萬黎滿目泣寒煙 白日蒼之安所
之抑知此歲豈是龍蛇傷心千古勸黃鳥枉說當年有
白眉 海嶠陰雲黯不開屋梁落月獨徘徊名山副
草空千載風雨瀟之悶綠苔

秋月哭章以雋先生四律

沆瀣天高海氣寒，少微一夕墮危巒。
龍蛇運促朱絃折，麟鳳悲來玉笛殘。
東海人亡春寂莫，西川路阻步蹒跚。
白楊哀草悲風起，極目傷心獨倚闌。
貞松誰謂等陵茗，搖落江天鎖寂寥。
人去夢魂猶歷歷，劍止風雨自蕭蕭。
但知整別題長句，豈意神交賦大招。
只尺素幃空張望，玄珠點點落鮫綃。
百年世事似流萍，不道天邊召客星。
一自攜天文驚鵬鳥，遂令問字絕玄亭。
漆燈夜冷流螢月，隧道風淒度野螢。
取寸心孤劍在墓門，橫列數峯青。
浩渺蒼波日夜流，人生竟是似壑藏。
舟時名未許，醉龍德風雅何當掩。
兔丘霧嶺霜寒楓葉落，五衢雲黯海天

秋思將半筆澆玄宅一樹蟬聲咽暮愁

予既初存豐湖王氏謗義文略畢復送家口僕又十始返首尾不具中多脫業是
亦在義文彙編之內而間有不識忌諱語者予以私目割去逆致殘缺不全耳然以此一
斑亦可窺易卷之第、志序矣乙亥五月廿七日山陰校一過記

覺夢說

蕭振

覺夢主人因奏諫不遂遂得驚悸怔忡之疾自是有
睡皆夢無夢不奇或夢登孔聖之堂觀三代車服禮
器或夢遊月宮聞霓裳羽衣曲種種恹心之象皆意
想所不到者或夢虎逐舟沉或登千仞木杪風起枝
折攀籐而呼或入地獄見夜叉獐獍拘索拷掠種種
危急之象亦意想所不到者好夢不多得惡夢則頻
來嗚呼噫嘻吾何辜于鬼神而常為惡夢也客至余
以夢告客曰吾聞夢咎得休夢休得咎子多夢不祥
子之所以多祥也余曰嗟乎孰意子說之幻有甚於
吾夢之幻乎夫易之理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則
余之惡夢多而好夢少也方余得夢之時自疑其為

夢其幸而快心也竊之然惟恐其非夢必欲據以為
真其不幸而危急也惴惴然惟恐其非夢且喜為真
夢夫夢幻也覺始知其幻也夢中疑夢尤幻也不覺
早知其幻也然好夢則惜為真夢惡夢則恐其非夢
夢之心與覺之心同也則非為夢夢而覺亦夢也然
得好夢者十之二三亦常自疑其夢惟竊之然恐其
非夢及覺則惜為真夢得惡夢者十之八九亦每自
疑其夢惟惴之然恐其非夢及覺則喜為真夢客至
主人以夢告且以夢夢告客曰噫夢幻也覺即知其
幻也夢夢尤幻也未覺而知其幻也然好夢覺則惜
惡夢覺則喜是夢夢而覺尤夢也夢夢可再覺夢夢
不再覺毋乃子多夢而少覺乎主人曰噫何子說夢

之幻有甚於余夢夢之幻乎大易之理吉一而凶悔
吝居其三是惡夢多而好夢少也古人有言浮生若
夢為歡幾何是夢幻而覺亦幻也人生于富貴榮華
樂之惟恐不永於貧賤患難惡之欲逃而去是猶覺
好夢則惜覺惡夢則喜也客曰如子言將人真為夢
藉莊列之說以難我乎抑視天下人皆夢而無覺人
乎抑子將終身夢而不一日覺乎主人曰不然以真
為真者夢不覺以真為夢者夢易覺以吉凶悔吝為
夢以浮生若夢為覺之小者也以吉凶悔吝之不
可不聽于天者為夢中之覺以浮生若夢之不可不
盡於已者為覺中之覺之大者也子以夢為夢知
夢而不知覺莊列以真為夢知覺而不知大覺余不

辯其孰為夢孰為覺則亦以終身之夢俟一日之覺
也可客笑曰之子之夢覺矣因號之曰覺夢主人

平陽蕭秀才居第家後年五十矣以從余為舉業之學辭之不能問也嘗
與別傳述其初乃共述祖也詢以遠書則云久佚不可見矣唯於舊錄中他日
以此文未謂福十所載也其傷不文以知非錄存也并別寫一篇以寄去先說
中光緒元年正月廿五日受并記

一員遂發令箭一枝命夏聲管永嘉縣丞事往各郡
安民逃匿百姓聞信相繼而出夏聲用永嘉生員林
文綸周聲煜二人相與助理勸諭百姓收割並勸往
營盤貿易貝子每日遣人巡視如有強買者以軍法
從事眾皆悅服貝子正議進兵詎意賊於十五年二
月十七夜將所製火箭於西山相近之賜舉呂家畧
淨嶼寺諸山下埋伏於二更時分潛出三角門水陸
齊犯投火燒着各營盤貝子即派夸蘭達丹母布總
兵陳世凱等出戰大砲打沈賊船不可勝計貝子登
瞭望用誘敵計命被燒下營移踞上營謹守要隘親
督大軍下山殺賊賊兵因無隊伍大敗追至將軍橋
仄橋等處扼其歸路賊不能過盡墮水中水為不流

斬首二萬有餘活擒賊將無算吳旗鼓全家俱沒曾
養性墜馬浮水逃入郡城堅守不出貝子登紫芝峯
見將軍橋新橋姑娘莊一帶大河內積屍填溢不覺
流淚語諸將曰此等皆朝廷赤子我奉命救民
今殺傷如此能不心慘至護國寺坐定慨然曰我一
路想來終覺此積尸不忍作何處置總兵陳世凱巡
道姚啟聖知府王國泰知縣鄭廷俊在旁領一老民
徐應道龍參見曰此人目下收拾尸骸已有數百具貝
子稍慰卽發賞一封謂老民曰做此好事必須擇人助
理事成後當請給官職指陳世凱曰好个將官可稱
為臥鐵頭復謂諸將曰賊今退入城中心膽俱裂唾
手可破但温州百姓久遭荼毒當體朝廷好生之德

不得妄殺以傷天和眾皆曰此我王之陰功厥民之
大幸也至五月天氣炎熱不能進兵適康親王咨請
曾閏征剿時營內有大小砲三四十位貝子悉心籌
畫押運過嶺眾軍繼之行近靈福賊又於袋頭山攔
截勢甚猖獗繼聞養性自大敗後兵已十去八九此
處賊船皆自瑞安平陽調到諸將請戰貝子曰為將
之道必動出萬全方能取勝時大砲過山已有三十
餘位現存九位尚在橫山五鳳樓山脚因選強兵丁
於夜靜時潛運大砲安山腰者四安山脚者五天微
明各砲齊放值潮盛長賊船不能退我兵疾趨港口
攻擊無遺比向山之戰更為威猛謀報養性自袋頭
再敗後獨守孤城已有歸順之意百姓盼望大兵

至以解倒懸貝子遂於八月十八日自處州進發
至石塘嶺卽遣陳世凱進兵自率步騎繼發二更至
雙嶺張村口伐木取路五鼓已抵賊營賊猝不設防
各相奔命大兵連破九寨至石塘賊復聚戰貝子親
督指揮賊又連敗六陣大兵遂至嶺下乘勢渡河偽
都督連登雲等皆鼠竄逃命遂恢復雲和等縣而溫
台處三郡遺孽盡滅由龍泉振旅入閩耿逆驚懼投
首養性在甌聞報亦薙髮歸順甌民以護國寺曾經
貝子駐駕山谷幽靜遂建祠請貝子祿位供奉焉聲
軻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寄居十七都潘橋九月
兵經過適遇正藍旗阿瑪紮之同行一路隨征故
貝子征勦之事親見親聞謹記如右

溫州府